

淵鑑類函

卷一百二十一之卷一百二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封爵部四

徙封 命婦并入 異域降附封

遷驛封 婦人封

徙封一

增南郡

西華

文獻通考曰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

年徙封江陵改南郡為國又曰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徙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

華益淮平項籍 擊陳稀 文獻通考曰韓信既取齊

項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又曰琅邪營陵侯劉澤高

祖從祖昆弟也以擊陳稀有功高后七年封琅邪王文廢中山 制藩國 文獻通考曰沛獻王輔

澤為燕王 公十七年郭后廢為中山太后徙輔為中山王又曰

陳思王傳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 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三徙都常汲汲無欲 平高麗

封爵部 徙封

禦宋師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成國公契苾何

通考曰遠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統和中賜姓名皇

太后稱制總宿衛事從太后禦宋師有功封楚國公後

許宋成而還徙太后南征深入賊陣幼養宮中冊府

曰淮陽王道元高祖從父兄子也擊黑闥賊沒太宗每

追痛之常從容謂侍臣曰我始終從朕深入賊陣所

向必勉措其幼少力不遂心及難平後以其弟武都王

道明徙封於淮陽國續文獻通考曰遼耶律濬魯德

讓弟幼養宮中授小將軍重熙初封漆水郡王後封

混同郡王清寧初徙王鄧以年老乞骸骨更王楚

致仕改封

年老更王冊府元龜曰豆盧窋為左衛大

徙封二

增徙王菑川

文獻通考云興居齊悼惠王子文帝二年封濟北王三年謀反自殺上憫濟北封齊

荷國公下詳

幼養宮中注

為六國盡封悼惠王諸子以安都

徙王江都又云易

侯志為濟北王復徙王菑川地

徙王不應吳楚

帝子以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

衡山王不應吳楚

反討平之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徙王濟北又云淮南厲王之子勃封衡山王吳楚反

徙王山陽定陶又云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為濟

徙王山陽定陶又云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為濟

原春陵下濕減邑內徙東觀漢紀春陵地勢下濕有

增徙為齊王文獻通考云建

山毒氣上書求法邑內徙元

襄邑徙封成陽又云劉求

帝徙之南陽猶以春陵為國

更始降赤眉為謝祿所殺明年求兄弟與母詣洛

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後徙封成陽侯

原樊宏封壽張東觀漢記樊宏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

陰傅徙封期思又曰陰傅封隱強侯七年以隱強

增

封壽張

徙封

徙封父城新息

文獻通考云朱浮沛國蕭人以從光武定北邊建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後

徙封父城侯二十

遺詔徙為陳王

又云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

七年徙為西平王肅宗崩

徙封魯陽鄉侯

又云陵陽

遺詔徙為陳王食淮陽郡

徙封魯陽鄉侯

又云陵陽

川定陵人王莽末世祖略地潁陽緄說其宰降後征代

子楷嗣徙封

年又六魏任城威王彰建安二十一年

三年立為任城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

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正始七年徙封濟南

范陽徙封宛侯

又云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

公三年為章陵

徙譙縣鄆城沛

又云沛穆王林建安

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三年為譙王五年

壽春徙封汝

陽弋陽

封壽春侯徙封汝陽弋陽

渤海徙太原

又

晉太原成王輔子武帝受

汝陰徙扶風

又云扶風武王駿宣

帝子武帝踐阼進封

出繼徙封

又云東萊王毅攸子

徙封東萊齊王

始平徙楚

又云楚隱王瑋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後徙楚

杜伏

威徙封吳王

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州賊帥杜伏威降授和州總管封楚王三年徙封

吳王

例改遼西

續文獻通考云遼楊哲安次人擢進士乙科清寧初封遼國公咸雍初再徙齊

晉又封趙王太康中例改遼西郡王

徙封三

冊

文唐岑文本冊越王泰改封魏王文曰昔在哲后

受命君臨並建茂親以為藩衛然則古之列國今之按

部循名或異立政是同皆所以共治黎元俱獎王室克

封

冊

徙封

隆鼎祚咸悉由之惟爾越王秦生而韶敏幼而好學樂善不倦才德日新地則維城禮優分器惟彼三魏實號五都非親勿居夾輔攸屬是用改封魏王傳之子孫長為藩翰

異域降附封一

曹

知歸

乞號

文獻通考曰吐谷渾阿豺兼并氏羌地數千里號強國昇西強山觀墊江源

問于羣寮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熱江至

巴郡入江渡廣陵會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我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宋獻方物宋帝封為遼河公又

曰于闐嘉祐八年遣使貢方物以其國王為特進歸忠保順砮麟黑韓王于闐謂金翅鳥為砮麟黑韓王可汗

之訛使言其王乞此號云

獨悟

先降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四年詔突利可汗阿史那

什鉢必志懷英果識機能斷情深獨悟實唯先覺往在
北蕃位地兼重早知慕義特布欵誠可封北平郡王

又曰高宗總章元年破高麗以僧歸義成功冊府

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賞先降也

曰高祖武德元年突厥曷婆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
降封為歸義王又曰德宗建中元年冊回紇頓為武

義成功懷義奉化冊府元龜曰天寶十四載以投
可汗

賜姓李名忠信又曰晉高祖天福四年制曰回紇可
汗仁美英雄臨朔野虔奉中朝一方之烽燧葭聞萬里之

梯航繼至宜罷射雕遣貢象冊府元龜曰中宗景
封奉化可汗

儲蓄降附制曰將軍遇義永罷射雕使者迎降果聞乘
傳宜開土宇之封式威疆場之制續文獻通考曰陳

日照安南國王景定三年叛蒙古傳位于
子光昂遣使貢象詔封光昂為安南王
蒙古來歸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婆

拜為叶焉過拔闕可汗續文獻通考曰李璿全之子
為蒙古江淮大都督景定三年以京東來歸詔封為齊

封爵部
異域降附封

郡王復其
父官爵

悔過入朝

改名稱賀

孔帖曰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認將軍

閣知微冊可汗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微遇諸道即與緋袍銀帶田歸道諫曰鹵背惠且積不令悔過入朝

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勅初服須天子命后從焉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六年制曰

高麗王建守三韓之重地定百濟之強鄰遺猶子以來朝改名臣而稱賀慕子正朔用舉徽章可封高麗以

始棄吐蕃

請復南詔

冊府元龜曰德宗建中四年討東蠻鬼王驃旁等為和義順王

等郡王驃旁等自陷萬州臣于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及是劍南節度韋臯招誘之始棄吐蕃來朝特封郡

王又曰南詔異牟尋即雲南王閣羅鳳之孫天寶中問羅鳳北臣吐蕃命為贊普給以金印卒異牟尋嗣立

至是乃去吐蕃所立帝號請復南詔舊名帝嘉之賜以金印銀窠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以赴 俱守節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宗即位吐蕃贊普弄贊致書長孫無忌云上初即位

若臣下有不臧之心者請勒兵以赴之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於是進封賓王又曰開

元六年遣使冊立烏長國王骨咄國王俱立國王三國
在安西之西與大食鄰境大食煽誘為虐俱守節不從
潛布教誠於朝
廷帝深嘉之

異域降附封二

原春秋潞子之爵

漢功臣表序云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來同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

慕諸夏也

漢興弓高之封

又云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

後離狄內附嘉之稱爵

應劭注漢功臣表序云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其爵列

諸盟會間

徐盧以匈奴王降侯容城

漢孝景功臣表云容城攜侯徐盧以匈奴

王降侯七百戶

匈奴降漢侯之勸後

漢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亞夫

曰彼皆王降之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皆封侯

南越桂林監諭民降侯湘

成

漢孝武功臣表曰湘成侯監居翁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論歐駱民四十餘萬降侯八百三十戶

封爵部

異域降附封

異域降附封

五

得南粵王建德封海常侯

漢書南粵傳云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

殺東粵王

餘善封東成侯

又閩粵傳云粵故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殺東粵王餘善封居股東成侯敖

開陵侯

斬西于王封下邳侯

又云故歐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

殺朝鮮王右渠封濶清侯

又朝鮮傳云尼溪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封參

為濶清侯也

誅成已封涅陽侯

又云朝鮮相路人降道死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路

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最

增立宛貴人昧蔡為王

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

文獻通考云大宛漢時通焉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取善馬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母寡首獻馬漢軍

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

原匈奴先賢揮來

降封歸德侯

漢宣帝神爵二年

增稱臣而不名

文獻通考云甘露三年單

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

復高麗王號

又云

發句麗兵伐匈奴其人欲行迫遣之皆亡出為寇盜

莽初

侯寇邊愈甚光武建武八年

拜伏受詔

又云建武二十

使詣闕奉藩稱臣求使者監護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

柳等使南單于立其庭單于延使者使者曰當拜伏受

詔單于願望有頃乃拜伏稱臣

封於仇齋等為王

又云建武二十一年

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齋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齋為王

原

鮮卑軻比能降拜歸義侯

魏志烏丸鮮卑傳云鮮卑軻比能將部眾來降拜歸義侯

增倭女王封王

文獻通考云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

詣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

銑嗣請受朝命

又云慕

以金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

衣鹿白

封爵部

封爵部

封爵部

封爵部

封爵部

婆皇婆達並加除授又云宋元嘉二十六年文帝詔曰

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天竺使貢獻又云文帝元嘉五年天

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武帝太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為建威將軍

梅安朝京師又云魏道武帝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

之褒慰金真平拜樂浪郡公又云新羅本辰韓種也土

遣使來貢其王金真平文帝拜為樂浪郡公謝龍羽封夜郎郡公冊府元

高祖武德三年牂州蠻首謝龍羽遣使朝貢封夜郎郡公拜夷南為毗伽可汗又

太宗貞觀三年薛延陀可汗一利咄夷南遣使朝貢詔游擊將軍喬師望齋冊書拜夷南為毗伽可汗

授扶餘璋嫡子義慈為百濟王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餘璋棧山航海遠稟正朔奄致薨以男子為王文獻

預追憶愍悼令其嫡子義慈嗣位通考

云東女亦曰蘇伐刺孛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其王斂僻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將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

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冊素迦為竭帥國夫為歸昌王後乃以男子為王

王冊之兄素迦輸忠赤于朝廷表仁惠于番部宜膺旌賞

用冊爾為竭帥國王賜姓更名又云契丹阿保機死長子東丹

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後又更姓李名贊華李

聖天封大寶于闐國王冊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

闕頃屬前朝多事久阻來庭今當寶曆開基乃勤述職宜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授龍挺交

趾郡王貢詔許之乃遣弟明旻等入貢詔授龍挺交趾

郡王用斯鐸恩例又云景德九年吐蕃以李遵為保順

而懼之屢表求贊普號朝廷以為贊普戎王以龍鉢也遵居廝鐸下不應妄授乃用斯鐸恩例焉

封爵詩 異域附封 七

為安遠大將軍

又云咸平元年龍鉢來朝龍鉢四世受命為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

馬二千餘匹詔以龍鉢為安遠大將軍

封其王與占城等

又在林邑西南

宋宣和二年遣使來朝

賜中山山南王印

續文獻通考云琉球

國王初姓歡斯名渴刺兜後嗣分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明洪武初三王遣使朝貢行人楊載使日本

歸道琉球遂招之王願內附請封爵詔賜

賜卜煙帖

木兒稱安定王

又云明洪武安定卜煙帖木兒貢鎧甲刀劍等上即其地分為阿端阿真苦先

帖里四部賜卜煙帖

封高麗國王

又云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顓上

表賀即位遣符寶郎偃斯

封麻邪惹加那乃為國王

又云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明洪武遣監察御史張敬之

往諭來朝貢永樂乙酉

封其國王麻邪惹加那乃為

封蘇門答刺國王

又云蘇門答刺與花面相接永樂乙酉國王遣其臣阿里來

朝詔封蘇門
答刺國王

異域降附封三

增詩唐崔湜送梁卿王郎中賜東蕃弔冊詩曰梁侯上
卿秀王子中臺傑贈冊綏九夷旌旃下雙闕西堂禮樂
送南陌軒車別征路入海雲行舟泝江月茲邦久欽化
歷載歸朝謁皇心諒所嘉寄爾宜風烈 劉禹錫送源
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
奉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煙開鼇背
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
盡傾心 賈島送于中丞賜回紇冊立詩曰君立天驕

發使車冊文字字著金書漸過青塚鄉山盡欲達皇情
譯語初

增詔明王禕封占城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
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
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
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
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於戲
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
為藩輔益勉令名 又封高麗國王詔曰朕肇膺正統
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

而稱臣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脩於臣職况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内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

增制唐李嶠封烏薄利歸義縣開國子制曰烏薄利家近圓城任隆方岳惠洽藩部功宣朝廷扶津搆虐燧穴生氛能拒祆凶固守臣節踰馬韓而獻冊汎鯨海而申虔書勞有典方隆將帥之班舉善不遺宜拓公侯之宇

元程鉅夫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曰陳益稷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

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授餐
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
即祚亟其來庭於戲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說
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心 明蘇伯
衡封靖西王制曰朕惟竇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
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具位某曩在
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茲朕誕
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
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而及境知同馬援之識真
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

授任

婦人封一

命婦并入

增杜氏通典曰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大

夫曰孺人

孺之言屬

士曰婦人

婦之言服

庶人曰妻

妻之言齊

公侯有

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貶於天子也

無中邦君之妻君稱

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

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

祭若時事見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謂饗來朝諸侯之時

自稱於其君

曰小童

若云未成人也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自世

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

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

凡婦

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齒

爵謂夫命為大至秦夫則妻為命婦

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元壽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

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

死子復為列侯乃尊稱太夫人子不得列侯則不得稱之其餘多闕 孫盛晉陽秋

論曰婦人之封六國亂政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

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

帝欲侯太后父母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

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從夫爵耳 杜氏通典曰唐外命

婦之制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

王妃以下為外命婦今內命婦其職員令中其制大約皆出於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文武官一品

及國公漢魏不復重敘其非始封者帶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

為郡夫人四品妻為郡君

若勳官二品有封亦同四品

五品母妻為

縣君

若勳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

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

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

若夫子兩有官及爵

或一人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蔭

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

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

縣君鄉君在此

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

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以下

無者聽之其承重者

不合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

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陰門施祭戟制從之儀

太后時契丹寇

平州平州刺史鄭保英妻爰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退封為成節夫人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為魯國

夫人諡開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

封爵部

婦人封

婦人封

上

公妻爲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爲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遵故典爲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 宋史曰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曾祖母祖母封國太夫人諸妃曾祖母祖母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母封郡太君貴人母封縣太君

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書令曾祖母祖母封
國太夫人妻國夫人樞密使副知院同知參知政事宣
徽節度曾祖母祖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簽書樞
密院事曾祖母祖母封郡太君妻郡君東宮三太文
武二品嗣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
人其下縣太君縣君孺人各有差 潛確類書曰宋政

和年詔命婦列郡縣以稱君蓋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
是定制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
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
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

上封孺人 續文獻通考曰元一品封國夫人二品封郡國夫人三品封郡侯夫人四品封郡君五品封縣君六品封恭人七品封宜人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一品封贈夫人二品封贈夫人三品封贈淑人四品封贈恭人五品封贈宜人六品封贈安人七品封贈孺人 凡功臣推封制封某國公者即封某國夫人封某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從其爵伯子男夫人止封夫人不得用爵 凡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 追封則否

婦人封二 命婦并八

原左傳曰晉敗齊師陳于鞏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
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銳司徒免
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
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窳 陳留風俗傳
曰延丘者衛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
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即景帝王皇后之母也 後漢
書曰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孝經百家之言王莽賜號
儀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 又曰

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薨贈以長公主赤綬謚曰敬君。又曰梁冀妻孫壽封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稅又入五千萬加賜紫綬比長公主。又曰和帝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賜紫綬。又曰靈帝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五千戶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為野王君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天下所欣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師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又曰董卓為相國封其母為池陽君置令丞。晉書曰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

之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曰：太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華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又曰：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又曰：虞潭母亦拜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又曰：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爲太常，乃就宋家立講堂，置生員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爲宣文君。宋書曰：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御史中丞袁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

玉父綽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 隋書曰高涼女

子洗氏世爲南越首領有功詔冊爲高涼郡太夫人齋
繡幃油絡駟馬安車旌節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冊爲
譙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增冊府元龜曰高宗乾封元年有事於泰山老人年

八十以上者婦人版授郡縣君 唐書曰肅宗乾元初

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爲太常奏
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后
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 宋

史曰蘇易簡母薛氏入禁中太宗賜以冠帔命坐問曰

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曰真孟母也 又曰禮部尚書任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 又曰天禧三年詔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盛度爲兵部郎中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母 又曰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脩媛時命婦已不能充禮况今日乎旣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

婦人封三

原開封

新野

東觀漢記順帝紀云大將軍夫人躬口

軍梁冀妻也

為命婦

皆從夫

禮曰婦人無爵

夫之齒謂夫為大夫則婦為命婦

凡婦人無

恩自

宸極

榮及閨門

增攜首

截耳

唐書曰魏衡妻王

舊將房企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領

家將趨梁州飲酒醉卧王氏斬之攜其首入城高祖悅

封為崇義夫人又曰衡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

錄事參軍為招討使董昌齷誣枉殺之方厚妻程氏徒

行詣闕截耳于右銀臺門告夫被殺

之冤開成元年降勅封武昌縣君

曰咸亨中燕山道總管李謹行大破高麗謹行妻劉氏

留代奴城高麗攻之劉氏率眾守城賊乃退上嘉其

功特封燕郡夫人續文獻通考曰余天錫有援立理

宗功封奉化郡公其母朱氏嘗為理宗沐浴教字封周

楚國人

蒼女

卓孫

章帝許之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

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 太平御覽曰董卓孫女名

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于郿城起壇使白乘金華青

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 至元 大德續文

鄙者各令乘軒為白導從之壇 考曰完顏伯顏成宗乳母夫至元三十一年封為英國

公妻何氏為夫人 又曰燕家奴武宗皇太子乳母夫

大德十一年封為壽國 加號 改元 冊府元龜曰開

公妻李氏為壽國夫人 尊號詔天下百歲已上婦人版授郡君九十已上婦人

版授縣君八十已上婦人版授鄉君 又曰周太祖廣

順元年即位改元詔內外命婦並與 以功 有勞 冊

追封因夫子敘封者不得過五品 元龜曰代宗寶應元年封朔方節度僕固懷恩妻賀魯

氏為涼國夫人以功寵之也 又韓昌黎集曰貞元十

五年靈州節度李樂守邊有勞 顯陽 安國 魏志曰

詔曰樂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 顯陽 安國 卞隆以

后父封贈賜鄉侯隆妻王氏為顯陽君 太平御覽曰

哀靖皇后王氏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為琅邪王妃

哀帝即位拜皇后追贈父濛 平陽 長樂 魏志曰

安縣侯母爰氏為安國鄉君 婦人封

封爵部

婦人封

年詔曰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宜
追封故衛將軍景侯夫人羊氏為平陽君也 太平御

覽曰穆章皇后何氏乃何準之女追 廣德 徇忠 平太

贈父準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御覽曰成帝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為廣德

君 唐書曰古元應妻高氏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為突
厥所陷下詔曰丈夫固守猶不能聖婦 載姊賜邑

人懷忠不憚流矢可封為狗忠縣君 迎母還宮 漢書曰王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生一女在

自往迎之家人驚恐女匿牀下扶持出拜帝下車泣曰
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宮與俱謁太后賜湯沐邑號脩

成君 太平御覽曰肅祖太妃荀氏初以微入宮生肅
祖中宗以母賤命虞妃母肅祖而出嫁荀為馬氏妻太

寧元年肅祖迎母還 請入保養 濱于危亡 唐書曰

宮養之稱建安君 都謀叛王世充歸國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不殺

使禁長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髡鉗入保養時喪亂年
饑人多餓死蘭英乞丐以食師仁後乃竊師仁
歸京師高祖詔封永壽鄉君 下詳截耳注

婦人封四

原明雌侯

魏春秋云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侯

林光侯

漢書如淳

注云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為林光侯

鄼侯

漢書王子侯表曰蕭何夫人亦為鄼侯

陰

安侯

漢書文帝紀云文帝入代邸羣臣上言謹請陰安侯頃王后按蘇林注云高祖伯兄妻姜美頡侯之

也**平原君**

漢書外戚傳云武帝封王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脩成君

外戚

世家云武帝封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金氏為脩成君

博平君

漢書外戚傳云宣帝制詔御史

賜外祖母號

功顯君

又王莽傳云封莽母為功顯君

舞陽君

後

書云靈思何皇后追封父真舞陽宣德侯封母為舞陽君

野王君

魏志云明悼皇后黃初中以

選入東宮明帝時追封

廣陽鄉君

又云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父已

沒封后母為

原萬歲鄉君

詳第

安樂鄉君

晉中興書成帝

封爵部

封爵部

婦人封

七

贈后母裴氏

增安陽縣君

太平御覽云穆皇后使氏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車

騎將軍母丘氏

潯陽縣君

又云康獻皇后褚氏太傅

封安陽縣君

孔帖云唐王君奭妻自以

誠節夫

武成郡夫人

有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助固守賊退封

裙上雲起内外官母妻加邑號

唐書

宗景龍二年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帝令畫

工圖其狀以示百僚内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邑號

申國夫人

孔帖云貞

巡妻申

封黎酋王二娘為宜人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

黎之酋朝廷封宜人凡瓊有號令

必下王宜人二娘死女能繼之

婦人封五

增詩唐白居易妻初授邑號告身詩曰弘農舊縣授新封鈿軸泥金誥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封號有何功花箋印了排窠濕錦標裝來耀手紅倚得身名便慵惰日高猶睡綠窗中

禮制唐蘇頲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曰榮河地緒簪組家聲輝相門以才淑冠邦族而婉孌蘭儀蕙問式備言容習禮聞詩載兼圖史金彝作輔爰開土宇之封石窀承榮宜表珎璜之盛白居易封大和長公主制曰公主之封號也或以善地或以嘉名立愛展親茲惟舊典第四妹端明成性和順稟教靜無違理故組紉有常訓

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歲茂穠華日新淑問乃眷肅
雍之德俾開湯沐之封 李磻許州節度使王蘊母趙
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曰王蘊方榮色養旣孝而忠委
以節旄遂稱名將賈勇而力過投石臨陣而義不聞金
得非其母趙氏善訓耶豈特築朱序之城寧陳嬰之族
而已宜加大國之封以助南陔之慶 崔嘏封石雄妻
索氏涼國夫人制曰西川貴族南國華容代有功勲門
多閥閱早以懿德媿于元臣旣推內輔之才頗蘊中閨
之德是宜疏封表貴開國旌賢蘭儀永配於金夫蕙問
更光於石窳勉思健婦以佐良人 元稹封李愬妻韋

氏魏國公夫人制曰李愬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
笄年事愬克有令儀夫蔭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戶使
愬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愬有烝嘗之潔愬當分閫
之際終無內顧之憂今愬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軍
鎮名列上台而韋氏猶限彛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
愬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 錢珣浙西節度使錢鏐
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曰齊之辟司徒武力
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君今師長萬夫提封千
里內資淑媛助我勲侯國進大君是惟舊典具官錢鏐
妻吳氏肅雍之美箴戒不忘聞雞鳴而致敬事姑諷鵲

巢而思齊有德輔成功烈諒屬柔明爰舉寵章載加常
等 宋蘇軾司馬光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制曰朕
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
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
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氏靜專有守柔嘉維則
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
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於窀穸翟芾副笄
尚服享之

增冊文唐薛廷珪冊益昌公主文曰咨爾第七女蘭芷
芳猷肅雍懿範坤順之性體於自然天倪之姿稟於陰

教不明爾德孰慰我心爰稽舊章俾率彝訓乃疏湯邑
仍錫粉田所以示鳴鳩均養之仁樂螽斯宜爾之慶夙
興夜寐無忘女史之箴下氣怡聲勉習家人之禮

原表魏曹植謝妻改封表曰璽書今以東阿王妃爲陳
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
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餐臣爲
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
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
釁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旣榮枝幹
猥復正臣妃爲陳妃熠燿宣朗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

葵藿草物猶感恩養况臣含氣銜佩弘惠沒而後已誠
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

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
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
立勉以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
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
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罔莫云酬 又為長城公
主謝表曰奉冊書封妾為長城縣公主微命降臨慙腆
罔寘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
式脩姆保莫敢或違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

曲漸彛章夙賁藉此恩加遠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緄昭
被 王僧孺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
妃奉命震慙有灼丹寸妾瞻絲望悅且或多慙鏡史觀
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儷蕃儀糾組不聞饘醢蓋闕
不悟元造曲被徽渥愈臻改服遞名事華品貴恩深外
邸榮照下庭豈斯輜弱所能勝荷

增

唐常袞謝妻封

弘農郡夫人表曰古者卿大夫之妻咸曰命婦亦曰內
子但有稱謂皆無封邑其後雖有石窳延鄉之賜亦無
夫人之號唯漢魏盛里晉宋外家平原清河疏郡以馭
貴建昌高密啓邑以睦親猶止於郡縣君而已近代著

令國朝相襲階至三品妻封夫人禮秩兼盛等威稍逾
臣以凡賤謬承委遇又蒙曲私霑及主饋特封嘉號載
錫徽章中壺慶其秩高外姻賀其禮盛儀參貴列寵極
私門自顧何功叨榮至此 王仲周代杜司徒謝妻封
邑表曰臣小男母李氏本非主饋若貴云因子臣男尚
自賤微禮有從夫臣妻又早逝沒豈伊末品忽被殊私
此蓋陛下念臣齒髮漸衰賓祭無主俾立家而有裕遂
開國以疏封詩美鵲巢懼無德而自處禮榮翟第恐負
乘以貽災 令狐楚謝贈亡妻晉國夫人表曰臣某帝
枝末屬天壤微生幸遇升平叨居要劇生成之德無以

奉於君親封賞之榮豈望及於妻子今者一門之內二日之中王澤浹於幽門天光蟠於高下受恩過厚忍愧逾深且翦葉爲珪晉封所以稱其大織縑如雪班女由是詠其妍旣耀溢於親疎實感纏於存沒

原奏宋謝莊爲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旣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主可封郡長公主

增狀唐元稹爲蕭相謝賜太夫人國號告身狀曰臣家傳儒素母實劬勞每織履以資臣宦遊嘗斷織以勉臣師學念臣庸昧本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萌開國之

慶陛下恩加望外簡自宸衷石窳封疆已光於萬葉藥
珠文字重降於九重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之榮寵誓
將齋戒洗心永奉真人之誥緘滕在笥深藏大帝之符
寶過金籙瑞同鵲印

增碑唐蘇頲高安長公主神道碑曰公承姊月之華分

女星之耀有循其禮無擇於言於是曳紅綬賜青珪香
滿玉鑪綵搖金縷允所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魯侯主
婚是稱同姓始稱宣城公主下嫁乎王氏 楊綰汾陽
王妻霍國夫人王氏神道碑制曰汾陽郡王妻太原郡
君王氏婉婉淑德齊莊令容稟訓姆師友于琴瑟作賓

君子宜爾室家克著艱難之勲實由輔佐之力

傳周庾信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曰夫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德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乃贈夫人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冤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有東平之樹

論宋朱子論夫妻封號曰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如淑人碩人

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予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爵封一

增漢書曰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

民爵

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免也

又曰孝惠皇帝即位賜民

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

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

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

滿五歲二級 又曰元年賜民爵戶一級 又曰六年

令民得買爵 又曰孝文皇帝即天子位詔朕初即位

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師古曰賜爵者一家之長得之 又曰孝景皇

帝元年賜民爵一級 又曰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賜民

爵一級 又曰孝宣皇帝本始元年賜天下人爵各一

級孝者二級 又曰孝元皇帝初元二年行幸甘泉郊

秦時賜雲陽民爵一級 又曰孝成皇帝建始三年賜
孝弟力田爵二級 又曰孝哀皇帝即位賜吏民爵
又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賜天下民爵一級 文獻通
考曰東漢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 又
曰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章帝
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四年立
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 又曰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安帝永初二年帝
加元服賜爵二級 又曰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又曰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又曰獻帝建安元年

賜爵人二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於東宮文武官五品以上先無爵者賜爵一級 玉海曰高宗乾封元年以封禪改元中宗神龍元年起明堂元宗天寶八載謁太清宮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皆賜民古爵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詔太原元從西府舊僚第一等功臣其家子孫若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等功臣子孫三品以上官加爵一等 又曰興元元年德宗在奉天行在宮受朝賀大赦改元制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 又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詔興元奉天功臣及蔡鄆立功將士普恩之外更

賜勲爵 又曰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制將校已官者與加爵邑 又曰開寶以來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玉海曰端拱元年賜高年百二十人爵爲公士開寶中澶密等州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公士 又曰咸平五年賜京城父老百十九歲祝道品爵公士 又曰祥符三年賜祥符等縣年八十以上者爵公士乾封民以天書降其地賜爵公士 又曰慶曆七年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爵封二

原商君爲法

徐野民注秦本紀云商君爲法於秦斬戰士一首者賜爵一級其欲爲官者五十石

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臬四不更五鄉大夫六
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
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
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
徹侯漢舊儀云公士為國君列士也傅子云造成也古
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漢舊儀
云簪臬馬傅子云臬者古之臬名駕車馬者其形如簪
故曰簪臬漢舊儀云不更主一車四馬傅子云軍吏不
復與凡更卒同大夫乘兵車也傅子云以為大夫者在
車右也漢舊儀云官大夫領他車馬公大夫領行伍兵
公乘與國君同車風俗通云乘者軍吏之高爵傅子云
臨戰得乘公車故曰公乘漢舊儀云六官大夫賜爵五
大夫以上次年德疑作得字為官長率風俗通云大夫
衣漆帶不為正衛傅子云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將軍
也所得將庶人更率也故以庶更名為大庶長將軍也
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尚君為泰備其品為十
八級皆因古義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齊士也鄉大
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皆大夫也凡九等依九命之義
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然則大夫以下
品皆倣古此朝之制而異其名所以殊軍國者也

封爵部

爵部

爵部

三

漢武寵功

又食貨志云買賞官名曰武功爵注云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閭與衛

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

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

長十一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

帝所制以寵軍功也武買爵免死漢書惠帝紀元年

三十級以死罪應劭注曰一級直錢二入粟受爵

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錢二入粟受爵

又晁錯傳云錯上書曰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

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捐所謂捐有餘補

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

復一人耳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

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

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遜讓封一

原左氏傳曰會于戚封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于王

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

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

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姦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

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
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韋賢薨子元

成當為嗣心知非賢意即佯狂妄語笑既葬當襲爵以
病狂不應召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疑其欲
讓兄實不病遂奏劾之元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

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
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迎
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桓榮
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
以租入與之 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
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
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礮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
亭厚矣上從之封為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
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不

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

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遜讓封二

原請貶

就賤

白帖傳昌嗣封蕪湖侯上疏以國貧不願之封乞五十萬為關內侯肅宗怒貶

關內侯亦不與錢讓而就賤民猶犯貴

有勲不廢宜膺裂土之封

無

功受封實懼貪天之罪

增能讓

不請

孔帖曰韓偓與令狐渙任

機巧帝常欲以渙當國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偓辭曰臣下許渙可改許偓獨不可移帝曰我未嘗面命卿亦何憚偓薦御史大夫趙崇帝知偓乃崇門生也嘉其能讓記纂淵海曰本朝舊制將相食

邑萬戶則封國公王旦國大母老東觀漢記曰封

過萬戶而謙抑不請封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

又曰翟欲字敬子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欲當嗣爵以

母年老國遠乞辭願後魏志曰何夔字叔龍為太

上書辭謙陽亭侯三百戶病乞辭位孔帖曰韋挺拜御史大夫

扶陽縣男挺曰臣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

以勸立也勉蜀誅駿冊府元龜曰鄧艾鍾會之伐蜀

功者也灌確以勉蜀之功羣帥之功固讓不受又曰何攀為

數騎常侍以與誅楊駿功封西城侯是萬戶賜絹萬匹

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賞介推與免餘晉文公

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推推亦不言祿使人召之則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朱祐為鬲侯邑

晉興縣侯子悛以父素行高潔表謙不受封
分給宗親

請與母弟

年上詳誅駿注孔帖曰毀志元貞觀十六

頓首謝請與母弟乃

以非劉

不阿梁

太平御覽曰

拜志感左衛郎將

以非劉

不阿梁

申屠志以功

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為潁陽侯

以非劉

不阿梁

文獻

通考曰祁鄉侯黃瓊桓帝時為太尉以師傳恩不阿梁

義士誠心

臣子常情

冊府元龜曰後

固辭許之

義士誠心

臣子常情

周司馬喬為北

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家入關者並重

賞裔領千戶先至太祖欲封裔辭曰立義之士皆誠心

內發豈裔能率之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又

曰薛善族兄崇禮為齊神武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

崇禮固守不下善同弟濟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並

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

王蘊不肯拜

李崇固辭封

冊府元

弟固辭不受

王蘊不肯拜

李崇固辭封

冊府元

尚書封建昌縣侯蘊不肯拜又曰後周李崇初事後

魏歸欵太祖拜崇衛將軍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業固
辭曰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為

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

此為親戚受賞

遂廢宰相封侯文獻

通考曰建武二年封諸功臣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
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
托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
人計功也帝從之又袁氏曰武帝用公孫弘起自疎
遠未有爵邑于是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此始靈帝初
陳蕃為太傅錄尚書事竇太后優詔封為高鄉侯蕃固
辭不受自是宰相封侯之制遂廢

遜讓封三

原

子馮出居於鄭

史記宋世家云宋穆公和既立而病
召大司馬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

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

晏子都昌辭而不受

必立與夷也乃使子馮出居鄭
晏子春秋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
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

封爵部

遜讓封

以善為師也

增非孝非公非仁

彙苑詳注云獨孤論吳季札曰季子三以吳國讓也

春秋褒之

愚竊謂其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

原魯連

辭謝者三

史記魯連傳云連既說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使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

于而寧貧賤輕

叔敖謂子無受肥饒

淮南子云楚莊王封孫叔敖辭

而不受病將死謂其子曰吾死王必封無受肥饒之地受沙石之間果封其子肥饒固辭

子在襁

裸何敢受封

漢衛青傳云上封青三子固辭謝曰臣幸

力戰之功也今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

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問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位等三人何敢受封

增朱鮪不受膠東王

文獻通考云更始二年既誅王莽遷

都長安李崧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

憲固辭封

朱鮪爭之更始封朱鮪為膠東王辭不受

原遁亡七年

後漢書劉愷傳

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

和帝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

美其聽憲辭爵

丁鴻挂經而逃

後漢書丁鴻字孝公

弟盛居憐其幼少及緝卒鴻當襲封上書致國于弟盛

交乃佯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諫曰今子以兄弟私起

受侯印死有餘罪

漢書平當傳云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起受侯印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有素餐之責矣

也呂強都鄉辭讓懇惻

後漢書呂強為小黃門再遷

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

鄧騭間關上疏後漢

薦傳永初元年騭以定策功增益三千戶騭

延壽上

書請減戶邑

漢書張延壽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

封爵部

封爵部

辭讓封

延壽上

先人大國

致國于弟

劉愷丁

歸功叅佐

魏志王

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封東

固讓歷年

晉書羊祜傳

武侯基上踰固讓歸功叅佐

祜遺令不得

以南城侯入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

齊王做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

云云詳

增前後十餘讓

晉書張華傳云論平吳之功

第一條

封華郡公三千戶華前後十

餘讓詔

太平御覽云惠帝永平元年詔曰

不聽

中常侍董猛固讓封邑其封為武

安

侯

原馮恢讓弟

晉馮恢父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

襲恢乃仕為祭酒

翼嬰薦恢于崔洪良

伯以恢不敦儒素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耿國讓弟

字叔慮上疏以父况愛

衛瓘讓弟

大夫讓爵于朝

農夫讓畔于野

遜讓封四

少子霸請讓詔許之

衛瓘六男無爵悉

原表齊謝朓為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灑
澆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
訐謨元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彛訓雖量能之請
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為子大

心讓當陽公表曰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
子烏之辨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
色 又帝為子大欸讓石城公表曰詭對鶴書俯羞鴉
翼臣生處深宮未覩焦原之險不出戶庭豈觀砥柱之
峻臣聞坳堂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篲為峰終乖小魯
之說 又為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

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蔭霄極一日千里因騏驥之馳高蔭百尺藉雲崖之遠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啓平原之封南郡奧部春谷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映相輝金璽銀券照灼光彩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進爵爲王表曰昔虞思勤夏不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頒上公之典魯藩懿親裁蒙袞舄之榮梁國戚屬方忝旌旗之貴 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

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已實不
忍自錮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
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
親則東牟任唯博陸徒懷子孟杜稷之對何救昌邑爭
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
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
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
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
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
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 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

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末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勦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

可資國眚以邀其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
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增唐

李嶠爲張令讓麟臺監封國公表曰陛下錄臣謏才收
臣薄藝不行而至坐辭麋鹿之羣無翼而飛遂接鴛鴻
之侶久慙粉米之飾欲辭稻粱之惠今復更申殊獎追
敘微庸以臣子之恒情辱公卿之顯位等威齊乎四履
名器光於五臺是用仰辭渥恩俯誓肌骨伏冀南離迴
耀微察於傾心北斗垂芒稍矜於走魄特停謬遇曲賜
優容 張說讓封燕國公表曰陛下光撫宇內大寧天
域百度維新萬靈翹注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

首膺是命自古有傳道而爵說經而封蓋以訓蒙成聖
資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螢爝無
助時雨夕濡浸灌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豈敢
虛承啓發之恩謬荷就將之報 邵說代侯中庄謝封
表曰臣聞論德而建封者聖王之事量功而受賞者忠
臣之義封或謬建則王綱斯紊賞或虛受則臣體以乖
陛下大聖繼統神武經邦道邁纂堯功高復禹頃幽燕
肆逆汾澮阻兵朝義叛換於前懷恩旅扼於後陛下宸
謨獨斷睿略潛行曾未三年克平二豎此蓋皇天保祐
宗社降靈豈臣愚蒙敢叨封爵假使進能排難退克全

軍爲臣之節固當若是以茲干賞實爲色羞 錢翊爲

徐相公讓加食邑表曰臣乍違天顏初達帝里雖南山
渭水變王氣以潛新而荒草壞垣動秋風而尚慘連甍
何有編戶猶稀臣當此時莫知所措實賴祖宗垂祐睿
哲申謀兼委近藩旁分庶事遂致五輅鳴鑾六師被甲
陳吉行之盛禮正法座於良辰誕告四方復興景運御
日月而無違素志嚮丘園而已動歸心詎謂聖慈忽加
大造尚責佐王之效重增開國之封祇承異數徒冒優

恩

原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

福是用憂結比章歸閔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
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佈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
不失實下為臣身免於苟取 又上書讓封曰臣誅除
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為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
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
非臣之勲臣祖父中常侍候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
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
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為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
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
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

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
曜顯重非臣尪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
伏讀前後策命旣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
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
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
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已絕子孫有功者當更
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
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
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
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佑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所能

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
資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乏拾遺之美雖
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
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
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
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
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
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隕越豈敢飾辭

增判唐人對承襲稱狂判曰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
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

苟得爰作佯狂元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
言良史以為美談志士稱其重義 唐張疇對襲代封
逃判曰先王有作班氏敘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
祖德是知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胄望素高勲庸夙著
金柯玉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
林春至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既而風枝不靜
星宮屢移何邵承家泣然流涕桓元襲爵悲不自勝苟
懷揖遜之風遂有逋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
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韋氏
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爵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政術部一

君道
擇官

臣術
勤官

官班
守官

君道一

增

說文曰君尊也從尹從口以發號 晉悼公曰臣之

求君以出令也於文口尹爲君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

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 春

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

易緯曰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

地以養人至尊之號也 韓詩外傳曰君者何羣也羣

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原**易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

增

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原

尚

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

增

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

食

又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

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

原

禮記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

君之所以藏身也

增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

臨照百官

漢書曰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

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後漢書曰

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
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四方 吳志曰
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
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
也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文子曰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
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
之所爲即無不成也 **原**又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
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儀也儀正則君正君者盤
也民者水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 鄧析書曰爲

君者常若冬至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
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爲君者減形匿影
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案法立成是
謂明主 **增**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
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 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
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
不足失也 **原**又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乎子夏曰
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
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

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增韓子

曰明君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

原呂氏春秋曰泉深則魚鼈歸之人君賢則豪

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利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

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舅犯郤偃荆楚王染於孫叔

敖沈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父之儀越勾踐染於范蠡
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 又曰先王用非
其有如已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
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爲故能使衆爲
也 **增**鬼谷子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
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長收
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
也 春子曰立天子爲天下也非立天下爲天子也立
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
百姓其猶赤子乎餒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

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原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

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
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心
苦則天心逆

增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
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
後刑

君道二

增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
無告不廢窮民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
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行雲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耨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史記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

君清靜無爲務在於博愛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溷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又君之操也 韓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因公而與官人莫敢索君何憂焉

原

呂氏春秋曰

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故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賢於死亡也

增

孔叢子曰定公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

致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省刑矣人君審此二者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原

新序曰趙襄

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佞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佞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者不罰不亡何待

增

山堂肆

考曰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

談苑

曰李侍讀

仲容善飲真宗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

故天子爲官家對曰蔣濟萬機論云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山堂肆考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為樂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莫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

君道三

增

四術

三懼

孔子曰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

孔子曰明正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三懼者

明君之

務也金玉 絲綸 左傳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綸工言如綸

嘗藥

制水

問奇類林湯曰藥石嘗於

其出如綸 貴然後聞於卑 天中記曰畫策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

政術部

君道

躓垤

履冰

問奇類林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
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太公金匱曰

舜居人上兢
兢如履薄冰

如龍

牧馬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
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

聽神其形而散其精
莊子曰為天下
者矣以異於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矣

三累

十思

鄧析書曰君有三累親所信一累也
以名取士二累也
近故疏親三累也
唐書曰魏徵上書曰君人者誠能

見可用則思知足以自誠將有作則思
江海下百川樂盤
高危則思冲謙而自牧懼滿盈則思

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怠則思慎始
而敬終慮壅塞
則思慮心以納下拒讒邪則思正心
以黜惡思所加則

思無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怒以
濫刑然後簡能
而任擇善而從可以盡豫游之樂
可以養松喬之壽

為人從義

太平御覽荀悅漢紀曰有王主
有王主有治主動
以為人不以為己是為王主動以從義不

以從情是

執玉衡

讀金鏡

徐陵集曰握天鏡而授
謂治主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使令狐
絢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

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

日月光

鬼神饗

春秋感精符曰君明聖則日月光明五星

有度

班彪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山林何有

江海無為

唐子曰君人者乘南面之位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

春養當使觀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文子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故能長久為

天下

為治三

制臣二

韓非子曰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

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又曰明王之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

謂刑慶賞之謂德

作帝範

疏祖法

問奇類林曰唐太宗作帝範十

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山堂肆考曰宋哲宗嗣位

呂大防上言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也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

尚儉勤身尚禮

合天履中

應神受命

春秋運斗樞曰處義氏女

政術部

卷之二十一

君道

媯神農是為三皇皇者大也合天履中其施光明
帝王世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為天所子

冬寒夏暑

規圓矩方

韓子曰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

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焉抱朴子曰君人者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樹至公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

畏如雷霆

德為冠冕

左傳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後漢書黃瓊傳曰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

筋力

無不化無不和

與眾視與眾聽

孔叢子曰子思信陵

君問曰至善為國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和德無不化俗無不和經濟類編曰天子不出

櫛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聽也

法令不

可數變

憲章不欲數赦

問奇類林曰唐太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

能盡紀又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

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原能為上者若緣木

善用才者如

濟海

家語管子

君道四

增五帝水火金木土

家語云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五行更王終始相生

土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昊以木德王色尚青炎帝以火德王色尚赤黃帝以土德王色尚黃少昊以金德王色尚白顓頊以水德王色尚黑

原亶聰明書

增其量百世十世

問奇類林云丹書之言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以仁得其量十世

原萬物之機

增天下惟有道者宜

賈子云師尚父曰天下者非一家處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

原仰順天道俯

協地理

增導利而布之上下

周語云芮良夫諫厲王曰王人者將導利

政術部

御監貢函卷一百二十一

君道

而布之上

原以民為體

衣繼

君天也

左氏

君以出令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左氏

神之主

左氏

增繼天者

君君也繼天者君也

聖人寡為而天下理

說苑云齊宣王

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

尹文對曰事寡易從

原君

地也

韓子

利害之轂

韓子

增其治察要

商子云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

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

王者往也

元命苞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輸而人

故其治也察要而已矣

治天下先公

呂氏春秋云聖人之治天下必先公則天下平矣

人

主之術

淮南子云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君根本也

又云君根本也

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聞也

蔽明掩聰

又云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而前旒

掩聰

原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

淮南子注曰褒

大也蒙冒
褊小也

儼然元默

淮南子

一言倚而天下靡

車

羣下歸心

白虎通

尊天事地

新序

敬小慎微

春秋繁露

民

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

後漢

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

德之君以樂樂身

後漢書

禮讓為國仁義為宅

揚雄傳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

新書

五穀俱傷君無德

京氏

易五

增帝王霸

孫綽子云道一者帝德

依仁仗義者霸

立德立功

可大可久

天中記云帝王畧論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

原

眾才所歸

曹植

樂從規諫

抱朴子

增脩策迥馭長羅遠駕

文中子云

關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迥馭長羅遠駕

取之殊途成之

一致途海錄云干戈揖讓取之也殊

政術部

君道五

增賦唐范榮三無私賦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日月得一以明聖人法之以化成因無私以成心每宵衣以達曙奉此三道守而勿去大象是質選賢爲急昭昭爲大與天地而相參明明鑒下齊日月而出入天光發乎幽滯仁聲振於潛螿沈瑱賀雨賦曰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咨湯以布昭聖武綿鑠石而不雨我明德之馨香終時康而俗阜夫君人者脩己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爲心崇禮讓而爲則放黜回佞敷求讜直使人以時用丘民之昏定異物不貴誠老氏之難

得衰賑惇嫠勉敦稼穡至誠感於天地湛恩浹於寰瀛
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凝而醴泉涌麒麟遊而鳳凰
鳴煙雲蕭索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淑清 浩虛舟王者

父事天兄事日賦曰二儀覆載德之廣者惟天三光照
臨明之大者惟日故王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弟
恭靡失布和施令將成不宰之功明目達聰欲亞無私
之質當其萬邦作貢四海爲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
陽精而伯仲非賒草色難窮屢軫南陔之戀棠陰易匿
常思棣萼之華所以化洽中原祥臻上國登封泰岳猶
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之力 謝偃惟皇誠

德賦曰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
書契來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
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
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是授惟人斯
卹則四王不足五六帝不足七

增批答唐白居易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迹屏風表
曰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慎
兵之誠取而作鑑畫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
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度將爲後事之師不獨
觀古人之象

增御製唐太宗金鏡曰朕以萬幾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迹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至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慄慄然兢懼如履朽薄覩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鑑戒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君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竒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

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晉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爲美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

增奏議元馬祖常奏議曰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

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嘔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

增

策文唐詞標文苑策科曰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

緯武之君莫不象法殊流污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孚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祕龜龍用啟六爻之代窮桑御曆押威鳳以分司軒后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迹則十政方凝俯河濱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祚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爲先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縶括

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 明蘇伯衡國學
公試策題曰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
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王之程書隋文之
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
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
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
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
不同焉

增策唐姜公輔對直言極諫策曰夫中於道者易以興
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

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軒同光於堯舜

臣術一

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尚書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禮記曰近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脩義奉職也 呂氏春秋曰閒氣爲臣和氣爲人

增韋昭

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禮記曰大臣法

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原**韓子曰爲

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

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

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

近人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賈誼新書曰智足

以謀國事行足以爲人師人足以爲上下之聲國有法

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 說苑曰人臣之

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

國必有輔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
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
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
之本也 又曰預禁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
處此聖臣也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此知臣也守
公奉法不受賂遺此正臣也身死國安不悔所行此直
臣也安官貪祿與世沉浮此具臣也偷合苟容與世爲
樂不顧其後害此諛臣也所欲進則明美隱惡所欲退
則明過匿美此姦臣也內離骨肉之親外則妒亂朝廷
此讒臣也擅矯主命以自貴顯此賊臣也讒言以邪墜

主不義此亡國之臣也

臣術二

原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夸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顧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若左傳曰晉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暮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二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二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乃殺之

原新序曰秦欲伐楚使

者往觀楚之玉器楚王聞之召昭奚卹而問焉昭奚卹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卹應之奚卹稱曰是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狷之難交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霸王之餘義撮治
亂之遺風昭奚卹在此惟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
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左傳曰秦醫

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趙孟曰誰當良臣對
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茲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
可謂良矣 **增**漢書絳侯周勃爲丞相上禮之恭常目

送之素盞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盞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唐書魏徵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
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臯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

是也

臣術三

增 十等

四責

左傳曰陳寧謂楚王曰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

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也為理而不平三責也御軍陣而奔四責也 獻身

以人其禮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

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質 含章 納約 易曰含章可貞

勵翼 諷議 尚書曰庶明勵翼 詩曰或出入諷議 股肱 喉舌

書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 于身 擇君 禮記曰

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

後漢書曰馬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

臣術部 臣術

矣

無作威

思補過

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

變五緯

協四序

藝文類聚曰變五緯協四序

盡吾敬

合於道

問奇類林帝舜曰吾盡吾敬而接吾敵故見謂信焉

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又曰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

驕可貴可賤

禮記曰為人臣下者頌而無諂諫而無驕又曰子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

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服休服采

于蕃于宣

書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蕃四方于宣

為上為德

來旬來宣

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

民詩曰王命

望大望小

不下不尚

禮記曰子云事君大言入

則望大則望小言入則望小利辭

有諫無訕

難進易

又曰子云事君不下達不尚辭

受祿不誣

進賢

退上詳無諂無驕注

禮記子曰

爲善

上詳獻身注 孔叢子子貢問孔子曰爲臣孰大

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善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公正無私

忠順不失

臣能犯顏諫諍公正無私 荀悅漢紀曰忠

順不失夙夜匪懈循理愛

繩愆糾繆

瀝血抽誠

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

祭遵憂國奉公 宋璟

佐時經務

東觀漢記曰祭遵死後每朝會帝歎曰安得

遺表曰宋璟立心公直執心真固

展采

錯事

文學足以經務識畧足以佐時

論思

獻納

臣術四

增代終

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金鉉

又云鼎黃耳金鉉耳喻君鉉喻臣也

玉

政術部

增代終

臣術

鉉又曰上九鼎玉

亮天工書曰欽哉惟

篤棊又曰

時二人篤承弼又曰以旦夕

原臣哉鄰哉鄰哉臣

哉書亂臣書

增四方是維詩云秉國之

原有諫

無訛禮怠則張而相之禮

以道事君論語歸美報

上詩社稷之臣春秋能臣左氏

不擇事而安之莊子

梁棟大臣桓憂國奉公東觀

賢臣 鄂鄂之臣 智

囊之臣新序輔弼之臣漢書謀臣魏志

增展業文選云

守其業以

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抱朴子

增毗翼彙

詳注六朝葵藿心初學記云葵藿

輔翼霜露又云輔翼

理陰陽之職也得罪上官問奇類林云吳帝曰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

臣術五

增賦唐白敏中如石投水賦曰石銘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謹言出清規而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爰自人謀式彰天獎言必在乎能發道爰疑於虛往自懷從善聞蹇蹇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磷磷於指掌理既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啟心而是贊在虛已而能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敏臣佐君而詎得面從當手敏則水不傷清匪面從則君能立政嘉獻替而無爽幸遭逢而有慶所以垂衣廣納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常率爾聞之者足以起予攻玉之

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澤之濡如旣而流謗靡行沈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順於心黜其邪而褒其直用礪金於睿鑒渙汗潛通舉韞玉於恩波津涯莫測

增書唐于邵賀外甥崔相國書曰且於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其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

備位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相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

增論唐韓愈諍臣論曰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洪號於無窮也宋蘇軾大臣論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又曰智者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

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官班一

原九儀

十等

九命之儀
傳人有十等

通班

異數

不列階品
禮亦異數

尚齒

易方

禮曰朝同爵則尚齒
易曰君子立不易方

序守

錯立

各

序守
錯立禁談者

周禮禁

易班

抗禮

易班辨位

國章

命

周禮

朝儀

王爵

彝憲

常秩

命秩

品制

班次

守位

序從

禮謬

官邪

由官邪也

會有表

立無

序

表亦位也 立而無序則亂其位

禮由位叙

名以器分

名位

不同 貴賤有等

禮

高卑殊品

拜揖異儀

官以

命分 位由序守

奚獨後予

孰能宗子

小宜事

大 卑不降尊

賤宜事貴

少不陵長

降尊就卑

下陵上替 情非事下

禮豈得中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列官分職

設儀辨位

傳

失位者懸間

後來者居上

傳鄭伯享韓宣子起孔張失位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懸

間客從而笑之 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

易其紀律

既同列爵於朝

亦可進人以禮

雖九

儀之辨貴

宜三命而益恭

鄭忽憑怒於我先

孔

張懷慙於客後 韓信羞絳灌為伍 彭寵恥吳耿同

行 以貴下賤雖聞於昔賢 降尊就卑恐違於今制

增 連璧

布碁

合璧事類曰齊王敬則與王儉齊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

連璧

元稹寄隱客詩曰

鳴琴

湧雲

韓愈江陵詩曰班行再肅

况達名士朝賢雋若布碁

鳴琴

湧雲

韓愈江陵詩曰班行再肅

穆橫佩鳴琅璆 元稹酬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白學士詩曰關班雲洶湧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容肅千僚儼等衰官班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分內外游處遂參差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曰陸長源以勳德為宣武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義何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怪之有 又曰韓魏公慶曆中與范希文韓彥國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官班二

原 天秩有禮

書有尊卑之禮

增 官聯

周禮云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

治

原 齒位

周禮齒位有序

儀以辨等

周禮以儀辨等則人不越

雜居

齊齒

正其服位

周禮

九命之數

自上公至下士周禮

貴貴

禮貴

貴為其近於君

貴爵

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脩其班制

禮

等衰

等

列禮辨等列

同儕

同等

犯貴

比肩

恪居守次

慎守官常

禮

表儀

傳引之表儀

名以出信

傳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列位之所

傳曰朝有定制注曰列位之所

易則生亂

過則有刑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正上下之位

正辨爵之

義

班爵之位

傳

正朝廷之儀

辨貴賤之位

苟

命數之或乖

亦於禮而何取

不敢與任為齒

未

可黜朱於朝

表著之位

所以昭事序也

登降有數

分隔

屏風

後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

屏風分隅其

增末班言選云末班謙

班司詩云在

昔同

青瑣

杜甫詩云幾回

臚人

初學記云臚人

文班武班

唐書云朝日殿上設黼象躡席熏爐香案御

百官就班文武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

次入宣政門文武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閣門亦

如亂班孔帖云唐臨再遷御史大夫韋瑒責著位不

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其至爾臨班簿側注平章

冊府元龜云鄭縈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為詩

多侮刺時號鄭五歇後體中人或誦其語於帝前謂有

蘊蓄就常朝班簿側注

官班三

云可工部侍郎平章事

增詩唐權德輿酬主客仲員外見賀正除詩曰周班每

喜簪裾接郢曲偏宜諷詠頻 張籍酬王祕書見寄詩

曰相看頭白來城闕却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長出

格常朝官裏每同班 鄭谷賀新除左省韋拾遺詩曰

垂白郎官居坐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定趨丹陛

兩腋風清上碧天 姚合奉寄留守令狐相公詩曰除

書東守洛陽宮恩比藩方任更雄拜表出時傳七刻排

班衙日有三公 宋歐陽脩早朝感事詩曰疎星牢落

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

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麕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
貶所詩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
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 元王惲奉陪憲臺諸公
闕下賀正詩曰盤盤帳殿敞彤庭天仗宵嚴擁萬靈玉
筍東班分列辟龍墀首拜認前星 又萬壽節出左掖
門口號詩曰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鸞行紫雲
低覆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又曰對品班分玉筍
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濕建
章

增曲明顧光祿公卿入門曲曰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

濟卿士秩秩王公筮班鴛鷺接武夔龍同心協德永効

公忠

擇官一

原

選孤介

防請託

第五倫字伯魚為蜀郡民吏富掾史皆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倫患

之簡其豐贍者還之選孤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是貨財抑絕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文武悉召儒吏相參

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

子况去吏家居田延年為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

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為不遜延年曰何傷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下詳前

擇人

掄才

務在

明試

登庸

增 禱神

祝天

唐書

李景讓傳曰唐宣宗擇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筋取之五代史盧文紀傳曰唐廢

政術部

擇官

帝欲擇宰相以盧文紀姚顛有人望悉書名內疏授

瘳瓶中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七品領三輔司奪情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

司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

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又曰李紆建中末為

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抑強宗擇清流至忠曰

領三輔乃授同州刺史

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

才爾故又曰後蜀孟景有上書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景

歎曰何不不言擇特委公當擇臣仁貞觀五年遷錦

其都督太宗謂曰雒陽要重古難其人特以委公

州都督太宗謂曰雒陽要重古難其人特以委公

授

所

州

曰

為

蕭

曰

賢

景

恭

恭

恭

疏

之

相

然

高

祖

令

所

擬

雍

州

所

欣然

相

之

疏

名

內

書

悉

望

人

望

人

文紀

欣

然

相

之

疏

名

內

書

悉

望

人

首得

文

紀

欣

然

相

之

疏

名

內

書

悉

姚顛

有

人

望

悉

書

名

內

疏

名

內

疏

姚顛

之

首

得

文

紀

欣

然

相

之

疏

名

盧文

紀

姚

顛

有

人

望

悉

書

名

內

疏

盧文

紀

姚

顛

有

人

望

悉

書

名

內

疏

盧文

紀

姚

顛

有

人

望

悉

書

名

內

疏

盧文

紀

姚

顛

有

人

望

悉

書

名

內

疏

盧文

紀

姚

顛

有

人

望

悉

書

名

內

疏

盧文

紀

姚

顛

有

人

望

悉

書

名

內

疏

盧文

紀

姚

顛

有

人

望

悉

書

名

內

疏

人浸貧困不能自存又以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
思擇重臣以鎮以建封為徐州刺史又曰韓愈淮西

碑凡茲廷臣汝擇必擇文粹不惜美錦孔帖曰韋

自從無憚大吏必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

災上疏諫以文必輝文粹餘腥若亟毀而敗則是底朽

創大厦濟巨川又曰韋思謙初拜左丞奏曰陛下

木乘膠船也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陛下

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陛下

求曾任不可妄授自今以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

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孔帖曰薛登請

擇賢才疏堯資八元而庶績共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

平則士不可不察官不可妄授桓得敬仲元信石顯孔帖曰桓公

亂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穢明德信任同而理度梁

漢之任自朝廷之始及太常卿亡歸長安時漢川多

盜賊高祖曰吾度梁漢之任非卿不可又曰開元十

二年制曰昔臯陶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民此皆念在

邦本先於帝戴而長吏不稱蒼生靡寧深思循
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之始

尚書

宜擇脩潔

郎官須有才望

山堂肆考曰唐高憑字季輔貞觀初上十五事曰如

尚書八座人主之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潔者任之

侍中乾曜之男潔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

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

林甫小字授清要官豈擊搏才曰李珣字待價舉進士

高第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

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擇官二

原惟其人

官不必備

難其人

增郤縠可

左傳云晉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

具瞻所歸

天中記

徒關武帝問其人于荀勗答曰

為官擇人者治

孔帖

王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誕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為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

者亂擇僚吏堪御史者又云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曰

盧懷景等皆為通顯巨人桓彥範執不可又云墨勅以方士鄭普

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曰臣為官擇人豈待情樂又

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為御史橋不樂彈糾之事

御史中丞桓彥範舉陽嶠為御史橋不樂彈糾之事

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遂引為右臺侍御史

銓擬皆便所司又云戴叔倫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

司此非為官擇人其清可用天中記云馬伉為侍讀

為人求治之術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德

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所擇悉所歷深孔帖云韋嗣立建言設官建吏本於

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廉

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

政術部

擇官

使補授屬員取其可者

冊府元龜曰韓偓為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至邑令

尉三百員由是部補者十之一餘皆廉使補之欽既至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欽曰在任有政者不奪缺者

當候必稽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

宦官宮妾不知名者

山堂肆考云宋仁宗問王

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

可素曰陛下得之矣

擇官三

增制唐白居易授楊潛李繁史備等制曰楊潛溫厚靜

專有端士之操李繁精強博敏有才子之稱史備變通

健決有能吏之用而皆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見其

行為郡間其聲夫洋東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

要皆名郡也今吾提三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
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而襦袴吾人者乎潛可守洋州
刺史繁可守遂州刺史備可守濠州刺史 杜牧授竇
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南
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重
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
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
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
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

增策唐白居易對審官策曰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

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其政立枉其能則其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捕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枘者無圜方之乖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脩其要彛倫日序庶績日凝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也哉 又對大官乏人策曰

臣竊見近日祕省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惟以資
序求未商校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
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
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
鉛黃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

勤官一

原恭恪

積累

苟有位於朝無有不恭恪
詩序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莫如勤

能有繼

非德莫如勤
勤有繼繼功績也

無日不惕

夙夜惟寅

豈敢

志

智以效官

勤而泣事

精力於職事

勤心有

補益

漢書云張安世精力於職事休沐未嘗出
後漢書云史弼爲黃門令勤心有所補益

增不

政術部

勤官

勤官

三

解甲 必枕戈

冊府元龜曰實執為益州道行臺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又曰漢

劉詞為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卧之

勤稼穡

設版築

冊府元龜

曰唐柏季纂武德中歷屯田農園監每督事苑內小心畏慎勤於稼穡高祖每稱善之

又曰郭崇韜為樞密

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崇韜率師至博州底役徒設版築

不離左右

與均甘

苦

冊府元龜曰唐蘭謨為武侯大將軍為人嚴毅勤恪每侍從太宗嘗不離左右又曰漢史弘肇為許州

節度使杜重威為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探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交更輒

鳴 安寢則歌

孔帖曰裴羅卿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裴呼為知更雀吳越備史

口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末小枕睡熟則歌由是得寤名曰警枕

通宵假寐

數旬一歸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當宿直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

我便安卧又曰權德輿為起居舍人兼知禮部貢舉獨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歲餘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

德輿直禁垣
數旬一歸家

勞心諄諄

求理孜孜

經濟類編曰卓茂為密令勞心

諄諄視人如子
相澶衛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孜孜求理

冊府元龜曰晉劉處讓為

寒暑罔

懈

懈 晝夜不息

冊府元龜曰姜確為將作少匠脩九成宮令確典其事雖祁寒暑雨未嘗暫懈

而已益恭

孔帖曰王播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

版築注 下詳設

反用為樂

而已益恭

職每視簿領紛積

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為樂

又曰班宏清潔

呂諲

獨據案

楚客不釋仗

孔帖曰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呂

類然據案

又曰杜楚客為中郎將

已老不怠精勤

當食無廢處斷

冊府元龜曰唐段德操為將軍檢校

又曰

李傑為河南尹勤於聽理每有訴難

戴星

挽緯

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戴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

單父亦治 唐書曰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

政術評

勤官

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率民挽絳易
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
事可任其勞朴愧
與賓客疾驅去

勤官二

原克勤于邦

尚書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尚書無逸云周公曰我聞曰在

昔殷王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孔安國傳云

中宗太戊也為政敬身思懼不敢荒怠自安也

怠遑

毛詩殷武篇云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箋

賞罰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則

朝夕勤恪守以惇篤

命之于下國以受命天子也

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不窋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

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奕世載德不忝

前自朝至昃不遑暇食

尚書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

萬民孔安國傳云從朝至于日

夙夜罔或弗勤

尚書

中不暇食思慮政官民用皆和

太保

訓于王曰
勤卹民隱
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商王帝辛大惡于民

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
先王非務武也勤卹民隱而除其害也
不敢自逸

欽乃攸司
泣事惟勤
不懈于位
毛詩假樂篇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不懈于位民之攸暨毛萇傳云暨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卿士之有事者也瓘愛也王以恩意及羣臣故皆

愛之不懈于其職位民夙夜匪懈
毛詩瓘愛也王以恩意及羣臣故皆

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也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毛詩

夙興夜寐無忝所生
毛詩小宛毛萇傳云忝辱也謹

臣若能早起夜臥則不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毛詩瓘

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懈
朝夕從事
毛詩北

貌士有王事者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也
盡瘁事國

政術部
勤官

毛詩北山篇毛萇傳云
盡力勞瘁以從國事也

黽勉從事

毛詩十月之交云
黽勉從事不敢告

勞箋云詩人謂賢者如是黽勉以從
王事雖勞不敢自謂為勞畏刑罰也

不敢告勞

王

事靡盬不遑啟處

毛詩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毛詩林
杜云云

鄭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勞疑作牢固我
行戎嗣續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

民生勤則不

匱

左傳曰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詩國人
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急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討之
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蚡冒筭路籃縷以故山林

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

居之無倦

增先之勞之

論語云子
路問政子

曰先之
勞之

原恪居官次

日仄坐朝幽枉必達

後漢書
明帝論

盡心奉職

東觀漢記云周榮傳曰榮為
尚書令盡心奉職不敢怠

增出入阡

陌漢書云召信臣字翁鄉為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
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

離鄉亭稀

原不入內舍

謝承後漢書云會稽文肅為范令不入內舍常卧

有安居

廳事

常伏閣下華矯漢書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勤

從昏至明帝聞而

冠劍不解東觀漢記曰桓文高每

嘉之乃加賞賜

不離省闈後漢書

居間鑣署冠劍不解於身為部二

抱書而寐魏氏春秋曰高

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書

不離省闈黃香為

夜不離省闈上聞善之

抱書而寐魏氏春秋曰高

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寐

沉迷

太祖見而哀之徐解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焉

沉迷

簿領劉楨詩云職事煩填委文墨紛

馳翰未遑食日

晏不知晏

劉楨詩

白日接賓客夜間省文書吳志滕胤為太常白

日接賓客

取博具投諸江督勸於吏職見諸參佐

夜省文書

居官畢力理治杜預自叙曰

或以戲談廢事乃取其

勤官

擄捕博具悉投諸江

在家則滋味

政術部

勤官

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
公家之事知其無不為
雖年老不怠
冊府元龜曰唐

將軍太宗以其耆舊常令典兵
於東宮玉雖年老而精勤不怠
每受一勅必勘審
濟

類編云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勅不時宣行唐主責
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勅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
所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勅必勘審使

與前勅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
用心如此
夙夜勤強
孔帖云房元齡當國
真將軍

吾復何憂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太宗謂大亮每行
夜日當內夜遣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真將

軍也
以鞭算
又曰劉晏每朝謁馬上以鞭算
掌徼巡

精警
冊府元龜曰唐于百億為朝
佐吾為理以勤國

事
白居易蕭俛制云蕭俛佐吾為理
儒學雖優亦勤

吏事
孔帖云王彥威為戶部侍
美譽四騰
孔帖云吳

郎儒學雖優亦勤
美譽四騰
孔帖云吳

出為福建觀察使
政勤清美譽四騰

勤於稼穡

川府元龜曰後唐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

老於軍旅
勤於稼穡

惟馬上得休息

孔帖云五代敬翔從太祖用兵盡心勤勞晝夜不寐

自言惟馬上
乃得休息

不事事吾何安

於事文類聚云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

嚴歲莫不躬親
郡以養安幸無親

左右曰公位重年高如此朝廷賜守鄉

者且俸祿日萬錢
不事事吾何安

勤官三

增詩梁王筠和衛尉新喻侯巡城口號詩曰閭闔曖已

昏鈎陳杳將幕棲烏城上返晚雀林中度屯衛時巡警

凝威肆安步 唐韓琮秋晚信州推院親友或責無書

寄答詩曰官信安仁拙書非叔夜慵謬馳驄馬傳難附

鯉魚封萬里勞何補千年運忝逢不量橫草力虛慕入
雲蹤 元趙孟頫次韻左轄相公奉寄徐公詩曰盡日
沉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閒居已無夢想懸金印豈有
文章到石渠 袁桷曉發詩曰蓐食慎王事曉星當前
戶跨馬官道行細草泣寒露

增制唐元稹授韓臯左僕射制曰韓臯始以直言事代
宗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爲舍人中丞京兆尹
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予小子歷事五
君勤亦至矣 元姚燧元帥烏野而封謚制曰烏野而
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

軍佐天運之惟新憤人心之未定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啟若魯侯之大宇

增碑唐韓愈南海神廟碑曰天寶中冊尊南海神爲廣

利王祀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而刺史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旣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久矣元和十三年始詔

用國子祭酒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
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
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
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
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
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詞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
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
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日星明概五鼓
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斝靜潔降登有數神具

醉飽 明李賢禮部尚書胡公澗神道碑銘曰太宗文
皇帝入正大統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
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以故雖窮鄉下邑
軌迹無不到尋進禮部左侍郎往巡江浙諸州還朝時
車駕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
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
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
悉爲陳說上欣然納之

增墓誌明楊士奇故少師楊公榮墓誌銘曰太宗皇帝
入正大統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

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旦夕侍左右承顧問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

增記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滴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

守官一

原 吝出納

調陰陽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丙吉不問

安令之所職方今少陽用事牛未宜喘宰相職調陰陽所當憂也

廢命不敬

失職

則死

左傳守官廢命不敬城蒲與

能業其官

靖共

爾位

傳臺駘能業其官

各守爾典

職思其憂

各司其局

當官而行

增守物

死官

柳宗元論曰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

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也

孟容

守著令

仲邳執亂典

孔帖曰許孟容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孟容固謂

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又曰柳仲邳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柏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仲邳監罰執曰賊不死身亂典別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尹杖殺之

必坐死

願罷官

孔帖曰徐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史辭曰陛下以官法用臣臣守正

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

中丞會殿中王源植貶官用晦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官去

何所迴避

敢不糾彈

冊府元龜曰薛謙光拜御史大

夫時僧惠範持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又曰郭震元宗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太子賓客韋嗣立曰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為舅甥已合

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政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神人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

君舉必記

人命所懸

冊府元龜曰褚遂良為諫議大夫知起居注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

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又曰桓彥範為司刑少卿

謂所親曰今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不納宦官封還詔

書冊府元龜曰段志元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

夜使宦官三至士及開營志元閉門不納使者曰有手

勅志元曰夜中不辨真偽因停使者至曉又曰郭承

中攻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給事中盧載封

侍郎辭知選

尚書不決事

孔帖曰盧承

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
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唐書狄仁傑傳
曰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
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不決事左右丞不勾
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
乎太學徒取告丞簿職耳

守官二

原思不出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

立不易方

易官脩其方

唐宿其業

不假器

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不越樽俎

莊子庖人雖不

治庖祝史不越樽俎而代之

死不失守

見死不守失其守

不進旌招

齊侯田招

虞人以旌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注君召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物也

食不避難

食焉不避其難于路

陳平不對農獄

上問絳侯周勃一歲入粟決獄幾何勃不能對汗流

問陳平平對曰入粟當問搜粟都尉決獄問廷尉臣職上佐天子調陰陽下使四方得其所也

增此

真將軍

史記云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

軍軍細柳以備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之細柳軍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

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

夫乃傳言開棘門既出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璽漢書殿中夜有怪羣臣皆驚霍光恐有變召尚書符璽郎欲收取印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

頭可得璽不可刺史不察黃綬朱博為冀州刺史人

得明曰光賞之刺史不察黃綬增此囚終無死法冊府元龜曰李日

丞尉當詣御史不察黃綬增此囚終無死法冊府元龜曰李日

承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數四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

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對仗叱義府

大理獄義府屬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大理卿段寶元

奏聞高宗命劉仁軌鞫問義府逼正義自縊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於輦轂之下擯殺六品寺丞對仗叱義府令下

駁奏俊臣乖生虧信

冊府元龜曰徐有功為秋官郎中時鳳閣侍郎任知古冬

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欲錫以再生來俊臣抗表請申大法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

之錫虧聖人恩信論公主不得造陵又曰盧燦為給

之道行本等免死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優詔追封魯王將葬安樂公主

請依永泰公主為崇訓造陵中宗許之燦奏曰陵之稱謂本屬君后及儲君諸工及公主

重其能守官孔帖墓無稱陵者帝無以對依燦奏

寧傳監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檄取資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寧見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其不可聊

與君議耳時率其職司其局柳宗元論云在上不為重其能守官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仁函人者不為不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也

守官三

增詩宋范仲淹爲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姪莘老以詩記其事曰維持狴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趨舍挺然不曲從有事爭救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蘇軾次韻賀劉發詩曰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真古語

增墓誌元虞集平章政事張公珪墓誌銘曰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

則臺網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
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
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
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
官中丞也

增書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曰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
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
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
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
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增記唐呂周任泗州大水記曰唐貞元八年夏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泗州刺史張公始至聚邑老以訪故塞薪捷石以禦之維舟編桴以載之洪波汗漫不辨涯涘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墻之上以向衝波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伍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王命何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政術部二

攝官 濫官

省官 賣官爵

曠官 巧宦

侵官 換官

爭長 代官

休假

攝官一

原拜真

承乏

真受也 注承乏謂兼

攝官承乏謂兼二職也

將效一官

敢

有二事

增直官

貼職

沈括筆談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攝者為直官許敬

宗為直記室是也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爾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

定宮闕

俟乘

輿

孔帖曰崔光遠元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乘輿已出都人亂入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光遠募官攝

府縣誰何宮闕斬數十人乃定又

曰李晟

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

實有勞效

且

政術部

尚監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攝官

求廉慎

冊府元龜曰開成四年詔曰諸門入仕人數轉

南劍三川京北京西管內官員稍多假攝之中實有勞

效每年許奏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見任人其

餘諸道並不得奏人又曰五年嶺南節度使盧均奏

海橋擇吏與江淮不同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

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獨得補署多是

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

假攝孔帖云劉晏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

辦故能成功李德裕一品集曰潞磁等四州

縣令錄事參軍地質俸薄無人願請多是假攝不絕

常務

按其歷任

冊府元龜曰高重開成七年以國子

日入院不絕本司常務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四

年詔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若更民政良可惜也宜

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兼孝恭長史請韋相攝

無曠敗可即以其名聞

請韋相攝

衛

孔帖曰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

攝孝恭行軍長史

嶺南物異志曰韋執誼貶崖州

司戶刺史閱其羈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頗
諸公事幸其佐理勿憚糜費請韋相攝衛

二人兼

四嶽 一身總七職 並詳第
二條

攝官二

原不二事 禮

兼職 兼人
之稱

增周制尚兼官

羣書考索
云或問自

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
史者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
也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
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
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
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
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
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師疑作死字召
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
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
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
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芮伯
政術部

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况於百官羣有司乎

宰兼行六卿事又云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職顧曰掌建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

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

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

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

不攝官事不攝士會攝右晉文公城濮之役舟叔

魚攝理伯如楚叔魚攝理獄官兼二事梁兼二

事二事謂令攝政孔子為司寇攝政不給衛侯將

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增知東都選書

不給而煩刑書若又攝官招大罪也

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仝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之時崇之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

托以知古歸

何攝爲

又云李巨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爲即

詔授御史大夫

庶幾無相構之患

續問奇類林云明太祖諭陶凱曰朕今立法令廷臣

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

攝官三

增詩唐苑咸送大理正攝御史判涼州別駕詩曰天子

念西疆咨君去不遑垂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網雪下天

山白泉枯塞草黃佇聞河隴外還繼海沂康

增制唐元稹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副制

曰王播在德宗時以封詔入仕踐履臺閣由御史中丞

京兆尹掌鹽鐵爲春曹尚書乃長邑髦以控蠻蜒盡稱

厥職達於予聞驛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聞昭然發蒙幾至前席重委操劔刃益精國有羨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不有主張孰能勘濟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爲西備戎羗東定燕冀內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

增碑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爲世範行爲士則留連墳索悃悵文詞霜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戴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省官

一

原立政

審官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損不急

罷冗員

楚史

悼王用吳起為相損不急之官拊養戰士

增怨誹

厭伏

孔帖曰李朝隱遷吏部員外郎

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譁騰朝隱毅然無

避冗長者仲郢條簡浹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

待賢才

罷冗官

唐書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

則可而吏員不可減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

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員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

許復吏員

不虛設

則易求

孔帖曰杜佑為戶部侍郎上議曰設官之本以

治眾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

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功也又曰李吉甫願詔有

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

貴簡約

汰

政術部

省官

滓

孔帖傳奕曰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

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拙滓者菁萃乃出

空竭府藏悉

收廩料

孔帖盧懷慎曰竊見諸司官員所在委積多者數倍多不釐務廣有除拜俸祿之費空竭府藏

又曰張延賞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悉收廩料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

罷郡

縣吏

併寺監職

上詳省官二羣書考索曰劉安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哲宗即位之初

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處之得其理也今凡寺監之職可以為六部者宜併省

得至治之體

察蠹弊之根

孔帖辛替否上疏曰太宗陛下之祖撥亂

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書考索曰夫攝官之濫如資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蠹

弊之根其可

戶口凋寡桓温論并官

公私驅擾申

紹疏省職

晉書曰桓温總督内外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

久於其事 申紹上慕容暉論守宰疏曰吏多則政繁
今之見戶不過漢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
公私驅擾人不聊生宜
併省官職務勸農桑

省官二

原省西曹

魏志毛玠為司空丞相東曹掾屬請謁不行
時人憚之時議欲併省官員咸言省東曹太

祖知之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
凡人言先東東不可省遂省西曹

省蘭臺

晉時議省
州郡官吏

以赴農功荀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事不如清心蕭曹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之本也漢文
帝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
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
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欲求之於本則省事
為先若欲省官司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
云云

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

晉王彪
之議也

增何事官外置官

孔帖沈既濟曰今日之治患在官
繁不患員少兩省官自常侍諫議

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侍對缺員二十一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聽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

六員二十員可罷

又云李泌曰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

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

減判官員

又云楊綽奏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

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孔帖又云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省官之不急

又陸贄五要云省官之不急

委中書條件停減

又云

陸贄議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條件停減

省職省員省人

羣書考索

云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屬此省其職也祥符之樞密直學士以六員為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外慶曆之減任于此省其入仕之人也

省官三

增詔元李謙清冗職詔曰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

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勅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彛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規

增策唐白居易對省官併俸減使職策曰臣聞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游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省官則事簡事簡則人安

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
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
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
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臣
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
停或因黷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致職多於郡縣之吏
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為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
審其祿秩使多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
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
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

增判唐司馬滔對省官員判曰時康官備所藉爲理戶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糜我王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徒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庶僚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欲魯史異其文

增議晉王彪之議曰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唐杜佑省官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建

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衆事煩然而條流不紊
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
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
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
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
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爲理衆庶所以古者計
人置吏存諸方策昔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
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
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
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

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同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同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舉顧茲大弊實思革之

曠官一

原 沉職

備位

沉滯不舉言無職事

充位

養名

張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

日軒天子忘食事皆決於湯丞相

充位而已養名通事詳急情

干誅

速謗離次

以干先王之誅以速官謗

出柙

毀櫝

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廢

政術部

政術部

曠官

厥職

失其守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廢厥職尸厥官若罔聞知官失其守

敢煩

寵

不書朔

不能治官敢煩寵乎

左傳

葬士禮

服大刑

禮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禮不司其局百官廢職服大刑

泣事

不敬

率職有怠

非孝也禮

都家不及

州縣徒勞

周禮朝大

夫掌部家注部家王子弟也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有司不及謂有稽殿者也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尸祿素餐慢官

怠事

棄命廢職

慢官速戾

且昧恪居

宜科懈

位

苟忘卹緯

是謂拂經

既不治庖

宜科出柙

不能承式

何以守官

苟不恭乎乃職

必速戾

于厥躬

苟棄命而廢官

則有常而無赦

臨事有

虧則思移過 失期不請誰合當辜 慢官之後徒告

闕供 臨事之前胡不申請 畫諾 署名范曄黨錮傳論云汝

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冊府元龜曰源乾曜元宗時在政

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為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 爭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絃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

諾署名 飲食終日 脫略萬事錦繡萬花谷曰五代李思為相廢帝謂為

粥飯僧以為飲食終日無所用心 蘇軾送李 有司

公恕詩曰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畧萬事惟嬉遨 不力 厥官如曠孔帖曰韋溫諫比詔下閱月有司弛

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 又曰得其人則 頗

公務克脩非其人則厥官如曠蕭至忠論鬻爵 妨職務 罕有才藝呂才東臯子集序曰除六合丞篤

宰相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蓋勢 嗣宗壞屏障

政術部 九

斯立破崖岸

晉書阮籍傳曰籍常從容言於文帝曰

相籍乘驢到郡

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

而還

韓愈記曰博陵崔斯立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曠官二

原 不恭命

左不攻于左

增 莫肯夙夜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原 失政不立

失官不食

百事茲昏

由官邪也

王事無

曠

增 曠官之刺興

韓愈論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

原 日飲酒

曹參為相不事事日飲

增 三光不明

漢書

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

原 不治事

漢陳遵

治曹事數廢被謫主者報曰陳掾今日以其

日清譚

王夷甫為元城令終

增不知馬何由知數世說新語云王徽之

為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官曹虛設

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孔帖云陸長源上宰相書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

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

秘書不校勘著作不可曠缺又云陸贄奏議職事雖

不脩撰官曹虛設與二弟連夜痛飲韓愈順宗實錄云

備於時而用爾與二弟連夜痛飲陽城字元宗北平

人好學遠近慕其德行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未至

人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天子益厭苦之而

城方與其二弟容連御史出都孔帖云舊史韋思

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御史出都簿書焚如絲胥吏沸如

人曰御史出都若不搖動山簿書焚如簿書焚如

嶽震耀州縣是謂曠職爾簿書焚如簿書焚如

糜又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云下車之初親簿書簿書

登進其民皆簿書焚如簿書焚如

蕭然而廢簿書焚如簿書焚如

政術部簿書焚如簿書焚如

淵蓋頁也夫二百一十一

曠官

十

曠官三

增詩唐杜甫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宋劉克莊廣州都試詩曰自昔番禺統府雄君恩暫許領元戎不羞短髮垂肩白且愛前旌照眼紅筆久不靈妨草檄臂新無力怯開弓即今超距多臯俊安用輜車載此翁

增判唐王維對宮門誤不下鍵判曰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闕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關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廢中惟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

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鱗之心過自慢
生陷茲誑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
將何禦於臧紇 白居易對失囚判曰不念恪居傲於
羨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
致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桺不科
唐人對二月不供宮人炭判曰入侍女之熏爐香焚
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投
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
郡之時須爲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

增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江州左匡廬右江湖

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郡吏執事
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
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
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
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侵官一

原

出位

越官

君子思不出其位
思難不越官信也

越司

代斲

諸越

職者杖七十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越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

老子

無越思

不

二事

君子行無越思守不假器
挈瓶難假不移官禮

不能卹緯

焉用代

庖

傳髮不卹其緯而憂宗周之殞
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莊子

一失其位

不謀其政 易而生亂 過則有刑 各恭乃位出

則有尤 如冒厥官過猶不及 **增**是太苛 何相侵

孔帖曰杜淹建言諸司交案稽期請以御史檢校太宗

以問僕射封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

索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又曰楊炎舊制中

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盧杞

請復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耶

非不惡寒 嫌其出位 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

上覺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

典衣與典冠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

起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

曰白居易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

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 便是越局 不敢

侵官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

政術部 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在尚書臣今

侵官

上

掌之便是越局又云帝勅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
奏謩對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
官杖之白帖曰侵官冒也雖則奉公且

為出位 行苟越思 動而生悔 苟越思於乃職

必速戾於厥躬

白帖

侵官二

增判唐人對京令問喘牛判曰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

揖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遙聞善政廣樹嘉猷江陵叩頭

止風有驗洛陽強項據地無從何得道乏良規人餘惡

少翳桑墻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楊路傍惟聞暴客相殺

忽此逢牛翻能駐馬羣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還吳猶

疑見月此乃丞相及言何煩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
代斲之嗤難免 唐褚亮對建國判曰定之方中作爲
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黃道晝參取羲和之亭
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詢於梓匠
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
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爲荀息之詞人亦有言
自貽伊咎 唐人對挈壺挈轡不供判曰甲兵用嚴班
位在守慚不畏法是瘰乃官挈轡挈壺陳力同道軍井
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俶擾於侯度使介冑
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繫所掌而有失故

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
典冠乃爲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爭長一

原

周班

任齒

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有功也怒
勝薛爭長公謂滕侯曰寡人若朝於薛

不敢與
諸任齒

十年

一日

則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
則兄事之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

尚年

敬長

傳曰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謂康
叔賄叔之兄有五人皆無官也

序

齒

燕

比肩

羞居我上

恥與同列

齒相如位在廉
頗上頗曰我有

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爲
之下見必辱之相如間之屈節下車避頗頗乃負荆謝

罪 費詩字公達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將羽聞黃忠
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

蕭曹親舊而陳韓亡命
在上云云羽悟乃拜

忘彼肩隨

務茲心競

五年長

則有

不可以後之 莫能相下也

滕侯曰薛庶姓也

子哲

以敬事長則順 立而無序則亂

見孝經序

記

相下

自尊

辨位

亂行

有儀

抗禮

我

先 人下

禮謬

辭游

何以卑我

奚獨後予

晉鄭同儕

商周不敵

滕薛之尊

絳灌之恥

將

後鄭忽

乃長滕侯

而與我齒

將不汝容

增拔

刀 碎硯

唐書曰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

曰會當斬裴首

合璧事類曰鄭畋盧攜在中書因

臣且不服

汝有何功

冊府元龜曰太宗謂諸功臣曰

能盡當各自言淮安王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

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

駸衛部

爭長

又曰尉遲敬德好許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
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

何尊卑 每陳攻伐 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與段幸共

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

吏有何尊卑 經濟類編曰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為

父子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 王勃陵藉

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憤徑出不辭

韓愈勁直 山堂肆考曰唐王勃聞虢州多藥草求補

曰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

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

相下詆訐紛然 德非心競 禮失肩隨 易判 安得

與臣比 不欲在已上 資治通鑑曰賀若弼韓擒虎爭

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

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

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 孔帖曰郭崇韜

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

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竊不欲馬紹宏在
已上遂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嘆比伏

滔肩 會斬裴寂首世說新語曰袁虎伏滔同在桓公

之嘆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
伏滔比肩何辱如之
下詳拔刀注

爭長二

原 少不陵長 卑不降尊 人猶犯齒 慮以下人

長幼之節 上下之位 **增** 蔡序陳下春秋胡傳云蔡嘗先衛今序陳

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意是 長於

滕左傳云齊先 以力勝人胡傳云夫以力勝人者人

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

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人已入其國都矣
生乃與噲等為伍史記云韓信嘗過樊噲噲跪拜送

政術部
爭長

門笑曰生乃

與噲等為伍 同僚不能降意

山堂肆考云隋黃門侍郎柳莊明習典故雅達

政事文帝重之與陳茂同僚不

爭競細碎韓愈順宗

能降意茂譖之出為饒州刺史

爭競細碎實錄云令

狐垣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則與

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

爭 視少年益自悲韓愈集云王仲舒字弘中復拜中

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

爭長三

增跋明錢習禮書唐顏魯公爭座帖曰顏魯公剛直之

姿英發之氣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

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

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

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
監英又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
行香位次當尋襲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
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
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
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
其僭且以盛滿戒英又者甚至使英又佩服其言豈有
他日崔旰之旤乎

濫官一

原爛羊頭

續狗尾

後漢更始官爵皆賈豎羣小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

政術部

濫官

濫官

濫官

羊頭關內侯 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越階次奴卒斷
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增互市 賭郡 晉書曰惠帝居位貨賄公行更相薦
舉天下謂之互市 南史曰宋文帝

與羊元保奕賭郡 起舞 善走 山堂肆考曰唐崔日
羊勝補宣城太守

回波舞求為學士中宗即詔兼昭文館學士 又
曰五代王進以疾足善走周太祖授以節度使 白

版侯 墨勅官 朝野僉載曰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
供至有白版侯者焉 唐書曰中宗時

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勅糾封授
官凡數十員至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

相御史及 盈千人 致五品 孔帖曰袁楚客規魏元
員外郎也

事古以奴隸畜之今大君中興獨有闕豎坐升班秩既
無正闕率受員外乃盈千人 縮青紫桂府庫 李綱諫

疏曰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 引權勢 竭資俸 府
趨馳廊廡非貽則子孫之道也

元龜曰中宗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在選部多引濫
權勢求取聲望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

官疏曰員外置官數倍正

授樂工

用幸人

孔帖曰

可及擢威衛將軍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

尉遲璋為王府率寶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位將

班頓首曰用幸人居清選恐後世議陛下也

盧犬

假弄麒麟

合璧事類曰齊後主時諸官奴婢濫

數爵及盧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索彪儀同道遙

麟檀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脩飾其形覆之驢上

騎都塞市

常侍比肩

合璧事類曰梁天監初鍾噤

又曰梁朝員外常侍路

倚馬員外

索彪儀

同合璧事類曰宋秦始初年爵秩無叙佃夫僕從皆受

政術部

政術部

器官

三

犬仕路太廣注時事可知孔帖曰韓琬言仕路太廣

元龜曰鄭榮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為詩多侮刺故時號鄭五駮後體及推平章事親賓來賀搔首言

曰駮後鄭五作宰臺閣盈朱紫胥史濫章鞞孔帖

相時事可知也至忠同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

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盈

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又曰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

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九品張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今登封告成而

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鞞恐制出四方失望連

車載補闕廢馬駝封誥孔帖曰武后時官濫諂曰補

侍御史腕脫校書郎山堂肆考曰唐代宗睿貞皇后
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德宗建中元年
乃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詔贈后曾祖祖
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人其詔勅皆廢馬駝賜王長通
白門達自輿阜授鄭普思葉靜能以方術除孔帖馬

伏見王長通白門達本是樂工輿阜類縱使伎能有取可厚賜錢帛豈宜列預仕流起授高爵文獻通考曰唐中宗神龍元年大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祕書監其年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置

一千餘員

封百二十人

上詳引權勢注

下

濫官二

增三百赤芾

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

原武功爵

漢食貨志

大司農陳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其有罪減二等爵得至樂增兼金增西園成市

累紫

抱朴子云苻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兼金累紫

原鴻都門

後漢靈帝

好學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并待詔鴻都門士君子皆深恥之

增西園成市

任昉表云齊季凌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網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筭之談華紹申不足之嘆

私人以

政術部

濫官

官

孔帖云魏元忠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人

獻

瓜

又云帝幸梁有獻瓜者嘉其意欲授以試官陸贄曰

軀者又

分職建官不可濫

又曰李嶠在吏部時陰欲

外官數千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

取士多且

濫

又云劉祥知選事上疏陳

孫供奉

幕府燕閒錄唐

伎藝人止有弄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

孫供奉

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

同三司領樞密每春秋大宴則坐於執政之上

王爵

於是濫

政事文類聚曰宋朝故相未聞有贈王者蔡京秉

清源郡王又贈鄭居中為榮陽郡王暨取燕

善寫真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清寧中耶律裏履善寫真官至太子太師

教坊司爲平章

又云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遙授教坊司官沙的爲平章事

濫官三

增疏唐辛替否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陟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興狗尾生謠將恐巍巍盛唐取

議於後 韋嗣立諫濫官疏曰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

賣官爵一

增漢食貨志曰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人入粟輸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

又曰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

入財者得補郎

師古注所姓忠名也株送徒言被根株牽引送充徒役其能入財者即補郎也

原白帖曰張釋之以貲爲郎

注漢法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

又曰

食貨志桑弘羊爲均輸令吏民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
又曰漢桓帝占賣關內侯

增

文獻通考曰靈帝時

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勲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
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
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原

白帖曰張讓專權孟他

以蒲桃

當作葡萄酒

一斗遺讓讓拜他梁

當作涼

州刺史

增

合璧事類曰宋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冊府
元龜曰鄭愔諂事武三思掌選專以賣官爲務人多怨
讞時京師大旱爲之語曰殺鄭愔天必陰 又曰肅宗

至德二年侍御史鄭叔清奏諸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
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又準勅
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者減二
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
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勅處分如未曾讀學者加
三十千時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即停罷

又曰憲宗元和十二年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
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
宜之制以成儲蓄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
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出身一千石者使授解褐

官 文獻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
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
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又曰金哀宗天興元年賣
官及許賣進士第京城民入貲授延州刺史劉仲溫授
許州刺史 又曰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屬郡饑訪富
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以授官 又曰順帝至正四年
有匿奸事而輸粟得七品者為怨家所告中書省司郎
中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
何以為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為令從之 又曰明英
宗正統五年勅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

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 又曰景泰元年以

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

例與歲貢同

按此為納粟入監之始

又曰嘉靖四十三年戶部

尚書高燿奏薊鎮乏糧乞開冗選事例請於歲貢援例等監生預授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賣官爵二

原銅臭

雁美

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拜三公

問子鈞曰

我為三公人

以為何鈞曰議者嫌其銅臭耳

詳司徒

皇甫規

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雁門太

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問君前在郡食雁美乎

入粟

輸錢

漢食貨志

晁錯策重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漂

帝從之漂散也後漢三公皆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

為郎增秩

受爵移賣

前漢食貨志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注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則

增其秩武帝本紀云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注馳次第也言欲移

賣爵者無有差次不黃霸補卒史曹嵩至太尉得流行故為置官級

黃霸傳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注三輔郡得仕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曹嵩輸西關相如非其好德容以此達司馬相錢位至太尉

為郎非其好也魏張德容為門下小吏家富自惟寒素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伺大吏有乏者即給之以

此見識增教令堂牒孔帖曰前蜀王衍太后太妃達也

政術部

增教令堂牒

賣官爵

三

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五代史曰閩王昶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上造

樂公

上詳第一條白帖曰漢武時國用耗竭有司請賣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公樂卿者

有定價必並爭

魏書曰元脩義為吏部尚書惟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

夫高居呼為京師白

上郡旱

陝西饑

史記曰景帝時上郡以西

早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人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饑詔許富人入粟補官

拜司監至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義府為中書令賣官鬻爵有占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

錢二千萬可壓勝遺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乃取延錢

七百貫又曰有康謙者本商胡明皇天

其價賤

以賂遷

冊府元龜曰左丞相裴冕性忠勤奉公然不識大體賣官鬻爵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

之其價益賤又曰杜黃裳元和初為相有經畫之才然性頗貪黷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

起

復節度

求為權使

冊府元龜曰李逢吉為右僕射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

從諫繼續敬宗下大臣議逢吉受其賂曲為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昭義節度留後又曰晉董遇高

祖天福中為三司副使有王景遇者累掌銅鹽雜務善以賂事人因以貨數千萬賂遇求為解縣鹽權使

選舉凌遲

倉廩虛罄

史記曰干戈日滋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

遲廉恥相冒文獻通考曰後魏明帝時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為下吏鬻

以好爵釣

冊府元龜曰至德初詔崔渙充江淮選補使以收遺逸渙惑於聽受為下吏所鬻濫

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又曰王涯為相好蓄圖籍數俸書府凡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

先以好爵釣焉

元恭取錢

安樂降勅

冊府元龜曰李元恭中宗時為長寧安樂

二公主引用知吏部侍郎掌選事以贓污聞時人為之語曰長寧安樂並狂顛既教翻地亦翻天賣弄大家猶

未足便使元恭來取錢孔帖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先酸動天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監

政術部

綱鑑

賈官爵

皆出屠販納貨售官降墨
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卜式獻錢拜郎中 夢炎

輸米命副使

文獻通考曰卜式武帝時獻錢三十萬拜郎中復為海史大夫封侯

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選授松江民曹夢炎浙東宣慰副使夢炎願歲輸米萬石乞免徭且求官職故有是

命

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 縱其剥下媚上之私心

續問奇類林曰昔有論武帝靈帝賣官同而意指異武帝取之豪富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

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靈帝取之貪饕公卿

縱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

無救其 主門同商賈 選司如仇敵

為小人 選司如仇敵 孔帖曰柳澤上

以來內寵專命外筭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

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闐闐然 又曰韓琬上言往

選司從容有禮

今如仇敵賈販

賣官爵三

增疏唐蕭至忠諫賣官鬻爵疏曰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陛下降不營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增論唐牛希濟崔烈論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人教化之首率皆如

是即同販婦之行盡生民膚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國家之禍也

巧宦一

原盡得五侯

四至九卿

漢五侯不相得宦客不同惟樓護若卿遊五侯門盡能得

其懽心

漢汲黯子司馬安深文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李昆學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背約

專祿

後黜謂公孫弘曰齊人多詐始與

持祿

固寵

增茶白

草朱

山堂肆考曰宋鄭可簡以貢茶選福建運使其子待問以

獻朱草得官好事者作詩云

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吮靴

製冠

朝野僉載曰唐張說

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伴謝抱其靴鼻而吮

郡夫人其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他

僮曹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墨

所稱又曰元稹初入翰林中人爭與稹交裴度三上疏言甚激訐帝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非儒流無學術上詳柔媚注冊府元

不輕笑之非儒流無學術龜曰盧基代宗時為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事元載結李訓

為京兆尹基無學術然善事權貴事元載結李訓

孔帖曰郭英又東都平權知留守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冊府元龜曰舒元輿為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

李訓相結善俯仰毀廉隅冊府元龜曰裴武自釋亟加遷擢

兆尹善俯仰能交結權右雅無清直之稱孔帖曰韋陟襲郇國公坐事貶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

毀廉隅餉托昭容賂皇后景龍中昭容上官氏屢謝權幸

出居外宅濕托附之再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又曰後唐索象先朱溫之甥也莊宗既平梁汴象先厚賂劉皇

后賜姓名李紹安有中人助由他逕致冊府元龜復為宋州節度使

德宗時自忠州刺史受代至京除澧州刺史延英辭日景宗時有中人助進及月華門遠宣不令赴郤除倉部

員外郎 又曰鄭權為工部尚書以家多僕媵奉入
寡薄尋由他逕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節度使

因緣附會 傾貲進奉 冊府元龜曰戎州人代宗時以

諫議大夫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因緣附會與
時上下 又曰嚴綬德宗時為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

劉贊卒綬傾軍府資用進奉自綬始 豈全吾軀 常達

刑部員外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 豈全吾軀 常達

鈞聽 山堂肆考曰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
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

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又曰宋程松諂事韓侂胄
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乃市一妾獻之名曰

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 附宇
常達鈞聽耳能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文述 賂楊國忠 冊府元龜曰丘和初仕隋為蒲州刺
史坐事除名場帝時宇文述方被任

遇和傾心附之 又曰康廉本商胡天寶 一年擢平
中為安南都護賂遺楊國忠官至將軍

章 二暮為宰相 薛季昶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自

政術部 尚益頁為卷一百二十一 巧宦

給事中二基
爲內史宰相
黎幹具數百人餼
薛平進萬餘匹絹
冊府元龜曰黎幹爲京兆尹時魚朝恩知國子監事幹
動必求媚每期將至監則具數百人之餼傾府吏以辦
之又曰薛平敬宗寶曆初充河中節度使平理青
齊有政績及是進絹萬餘匹旋有此拜議者惜之

巧宦二

增勸王諸呂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云以大謁郭尖

山堂肆考云後魏郭景讓遷太尉附張易之兄弟

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爲郭尖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愛崇不私而薄

知古唐書云魏知東都遜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

客饋遺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

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
而寡慎是必常以事于魏知古不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
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罷爲工

部尚

奕博偽不勝

孔帖云宗室道古巧求宦遊公卿間常與奕博偽為不勝厚進所負

嗜利者多
得其歡心

求鎮守

又云鄭權遷工部尚書乃結權俸求鎮守於是拜嶺南節度使

容容持祿

又云李元素元和初召為御史大夫一不建白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

舅血染緋

唐書云李子慎誣告其舅獲五品其母見其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柔

聲婉顏

孔帖云孫樵遂疔鬼文有司馬安者攘仁盜義縛舌膠脣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

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儉巧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納眇女致仕進

冊府

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

納眇女致仕進

元龜

進

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

巧宦三

攻術部

尚書部

巧宦

增詩唐章孝標贈陸壘浙西進詩除官曰帝城雲物得

陽春水國煙花失主人昨日天風吹樂府六宮絃管一

時新

換官 擇官 不擇官附

原恭賞換縣

薛宣為馮翊潁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

有才宣奏賞與恭換縣旬月間

儉誕換州

理志毋丘

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東關不利乃

增母不肯去鄉

孔帖云張九齡出為冀州刺史以

父嫌名

又云韋聿

以父嫌名換

兩換其職

又云常袞以崔祐甫剛直因

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自中書舍人謫為潮州刺史是

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相當

聊欲絃歌

晉書云陶潛復為鎮軍建成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選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

以為彭澤令

都虞候已亂

唐書云段秀實字成公白孝德為節度使薦為涇州刺史時郭

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至曰人被暴害且大亂公誠以某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

即檄署付軍俄而希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

不擇官

委吏乘田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原子路不擇祿仕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呂範

釋構

魏志孫策從容與呂範碁範曰將軍士眾日盛綱紀猶有不理願躡領都督為將軍部分之策曰子

衡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範曰今托將軍者欲濟世務爾猶同舟涉海此亦範之計

非但將軍策笑範出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闕下

毛義

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眾事威禁大行

捧檄

毛義事親孝張奉慕其名往候之會州檄至以義守令義捧檄入喜見顏色奉以足賤之後乃悟曰

為親故也

李充屈作小縣

晉褚裒謂李充曰能屈作一小縣否充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遂作荆縣

代官一

原

嗣掌

終更

周禮嗣掌某月注云代住一月谷永與段會宗書終更亟還

策名

隨牒

增清淨

簡易

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事無所變更百姓歌曰蕭何為

法較若畫一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御下公簡易循理

有禮

無狀

孔帖曰李自良為右衛率馬燧來朝德宗

罷燧兵以自良代之

自良

以事燧

不敢當帝以河東近

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下

有禮

然守北門

無越卿者勉為

朕行又曰柳冕奏闕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

五區於東越又置五區於泉州不經時死耗畧盡復調

充之民間怨苦

雞鳴

烏飛

合璧事類曰鄧攸云郡

政術部

代官

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潛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
打五更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紀纂

淵海曰李元紘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牽船擁
留鳥鴉羣飛以擁行車開元天寶遺事

馬上詳雞鳴注紀纂淵海曰姚崇必為政何以
牧荊州受代吏民擁馬截轡留鞭

代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晉書曰張軌病

風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為裙衫
龕曰涼州一時名士咸振西河何德以代之

留鞭鞅梁書曰任昉為吳興太守清潔被代而還
無衣沈約為裙衫迎之

因其迹必當改漢書曰黃霸代韓延壽居潁川因其
迹而大治晉書曰謝方明善治郡

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蕭規曹隨召父杜母
者則以次漸移變無迹可尋

漢書曰蕭規曹隨功若泰山後漢書曰杜詩邀南陽
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

後有狗貂相續糠粃在前合黨事類曰晉趙王倫
杜母篡位奴卒斯役一加以

爵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曰

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顧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

鑿齒曰簸之揚之嫌杜在前宜有以誨實為未易記纂淵海曰

尚代為郡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

人猥承君後任重慮遠宜有以誨之齊書曰王延之

代張緒為中書令何點未服即墨方清冀朔合璧

曰後接之者實為未易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喜即墨未服田單乃縱反間

於燕惠王使騎劫代將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大興

攻討大河以南盡為晉土逃方當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逃意甚怏怏按校馮翊

檢察會稽而望之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都

望之因令開延壽在東都時放散官錢十餘萬延壽即

政術部

代官

三

元及罷相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兄弟之義

子孫不忘

記纂淵海曰同僚之誼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焉以此為

務王禹偁詩曰古人

舊政告新令

後功掩前羞

南史曰傅劇代劉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歐陽公詩曰後功掩前羞

刺史不

輒去

節度少換代

孔帖曰揚綰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

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

史不稱職若職負本道使條具以聞不得擅追及傳而

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焉故行軍司

馬皆簡張延賞後為代李端初詒堅老若

有素

記纂淵海曰唐張延賞選韋臯為壻臯不拘小節公侮之臯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為延賞代

少脚詒曰子嘴火如此誠姦人也後十年堅老代端初

為淮南漕端初頗省其面目因曰部中若有素者風采
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言風采堂堂非其所見不知
比往時嘴尖否
端初愧忤而悟
無變蕭何法
敢易袁公政
上詳清
孔帖曰表滋召為金吾大將軍以揚於陵代之滋行者
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論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
拜

代官二

曾

考績

尚書云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

原

及瓜而代

齊使連稱管
至父戍葵丘

瓜時而往
及瓜而代

告令尹

楚子文
無盪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
矯代

魏信陵君無忌請救趙
魏王畏秦不許趙告

鄒不設備
公子遂入鄒軍鉞
殺鄒而代將其軍遂救趙也

功成者去

四時迭代
功成者去

授受不替

蕭何舉曹參

舉三人

上自臨問曰却有
兩吉為丞相病篤

政術部

代官

不諱誰能代
郡治有能名
僕陳萬年事
之及相繼居
去後漢傳變
盡漢段會宗
謂曰廣陵功
及尚書令
皆代橋

對曰西河太
國執憲詳平
天可以法度
合符而

太守律交代
合符而去鄉
郡榮之
更

太守邊吏三
歲一更也
親友兩代
陳

太守薛弟異
之結為親友
戲

父子相代
詳父子
周瑜舉魯肅
吳周瑜

增陸遜代呂
蒙問誰可代
呂蒙至都權

新不如故
長史以正自
居不與與

賦詩清水亭
北史云申嶽
為襄州刺史
及代還人

故語曰故人不
道智新人後
散騎莫知情
不情新不如

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是
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老人記政

又云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及代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曰老人年九十記

巡察使二年

一代

經濟類編曰中宗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

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

繼踐台庭

事文類聚曰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

子儀

家傳以病求代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劉晏

李勉堪大事

又曰令狐彰方疾甚表吏部尚書劉晏工

咨

舉弟自代

又曰韋貫之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舉

議者不

謂之私

三揖一辭

君子三揖而進

災星去福星來

湘山野錄云楊叔寶郎中典着州人言着守視事後三

日作大排樂口號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

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曰致語

政術部

代官

代官三

增詩唐權德輿酬張祕監喜太常中書與德輿同日遷官相代詩曰珠樹共飛棲分封受紫泥正名推五字貴仕仰三珪繼組心知忝腰章事頗齊蓬山有佳句喜氣在新題

休假一

原按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

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
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
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增顏師古曰告者

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謝謝亦告也

原晉令急假

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爲限千里內者疾病
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
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

增問竒類林曰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

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
閒也沈括筆談曰本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

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次入宿
若遇豁宿曆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為害肚曆

休假二

原賜告

分休

上詳前敘

王威別傳曰威少為郡吏

刺史劉表題門上有能陳便宜益於時

謝承後漢書

不限所役賤長以聞威因

陳事得署州吏大蜡分休

荷擔

杖策

曰許荆字子

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

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

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

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祝問疾

吳拜老

後漢書曰祝皓字子春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為吏歸休

先周旋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

又曰吳馮字子高

為州郡吏休假先存卹行喪孝子次瞻病畢

拜觀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離兵

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尼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

母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在大將軍幕

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將軍聞

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晉起居注曰孝遊集

武太康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定省 世說曰車武子為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

口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乃作此不急行車遂

不敢去盡急而還宋書曰王敬弘子惔之為秘書郎

惔之曾請假還家來定省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

假日將盡惔之乞求奉辭敬弘曰至閣復不見

造渚 還都 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

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鄧粲曾記曰郭璞為王敦參

軍如敷作亂受假還都露布以討溫嶠為名及至建康

南坑殺參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筮拜墓 葬妻 陸

遊集

拜墓

葬妻

休假

年

表

乞假葬妻

三最予告

數月考免

杜欽言於王鳳曰

賜地及錢告過長安謁不分別賜予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

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也或病滿

賜告認恩也今告則不得失輕重之意鳳不聽竟坐野

王賜告不得歸遠為常案在官連有三張則得予告

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兵曹從事受多病數告

前刺史假逵到數月乃還遠考竟免之

與飲失期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嘗賜告者數終不

期還謁春申問之對曰齊王使增出省望廬梁劉

求臣女弟與使者飲故失期也

歸沐詩步出金華弭蓋唐李嶠送人休沐詩

省還堂承明廬

弭蓋

染衣

暫弭西園蓋言事東

林詩可惜緇塵染素衣

皁粟

觸景

沆塵

又元好問出

國門白日觸隆景又曰

塵泥久相凝

焚魚

陸馬

願長閑暇酌

醴薦焚魚元虞

集有陸馬予告詩

釋簿領

復羈繫

釋簿領

詩時時

去非詩飽愛今日

遂其私

從所欲

唐韋應物詩公

開明朝復羈縻

曾隨牒

免綴班

元好問詩

懷丘園願心從所欲

長告不爭

遇休即召

韓愈

啟詩得告今朝免綴班

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每與

實錄云令狐恒貞元初

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每與

休假三

原自公退食詩

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

注云山財所出也故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

云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貧者實病皆以沐假

借之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

用其疾揚輝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

令從事郎皆化之莫不自勵

休假

謁注云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
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所在者無辭
鄧通不出帝

幸鄧通通亦愿謹不外
未嘗出門張安世精力於職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也

增滌中裙廁踰史記云萬石君長于建為郎中令每

廁踰身自浣滌復與侍者
予長休告事文類聚云漢

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吾竊陋焉原董賢不出賢

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
吾竊陋焉原董賢不出賢

字聖卿便僻善媚每賜沐浴不肯出歸常留
李登得

中視醫藥哀帝乃詔賢妻為從事吏病得
假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為從事吏病得

我代居府後人所言廢事見時相弊
毛據請假范甯

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為也
隨所欲之

二千石急假事云江南太守毛據尋復請
假臣則失甚多且建國以來急制所不及

適任取日多少范甯啟正官皆陳假紛頌瀆無已臣謂

宜去疾病假紛解故之制一令令陽

尚書不上皆柄

急

傳咸相論草云黃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於自須多

柄

音烏引張扶不肯休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至

也

又音枯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

教

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

雖

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

鄰

里一笑相樂劉類不與假魏志劉類為弘農守使

亦

可矣扶大慙

也

請急跨月有違憲制

元嘉起居注云王韶之彈著

日正直請

禁旅請急無經宿文

又云御史中丞劉武

急二朝

文朗請急二日半經之正輒彈表辭省

彈強弩將軍陶

尋

禁旅之官惟請急出三十五里外

馳召

孔帖云宇文士及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

上

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

上

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

上

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

政

術部

學生謁急

又云狄仁傑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可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

有司學徒取告丞簿職耳后納其言

還京師醫療

冊府元龜云張重華為華州刺史代宗大

曆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遂茲日

韋應物詩云休沐遂茲日

一來還

去人遠

又云休沐去人遠高齋出林杪

休沐如令

孔帖云李德裕

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即移病

又云高智周為侍讀得告還鄉里歎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

年位

俱高須加優異

冊府元龜云嚴綬為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長慶二年御史臺奏綬疾假滿百

日合停勅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

以仲舅未停官

又云郭縱為右金吾衛將

軍長慶二年疾假滿百日帝以仲舅許未停官

準式停官

又云崔從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

宗太和四年留守崔和禮奏從請假一百日準式停官

安重誨與羣官有異

又云

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天成四年奏堂兄歲卒請準式
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勅重誨位重禁庭日親機務與
羣官有異在常式難拘
宜自初開日共給七日
休謁
休請
從告

休假四

原詩齊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云薄遊第從告思閒願
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
違汀葭稍靡靡江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鶻忽爭飛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
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
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初有酒初服偃郊扉 梁沈
約休沐寄懷詩曰雖云萬重嶺所翫終一丘堦墀幸自

足安事遠遨遊臨池清潯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
蘭根應節抽憑軒寒木末垂堂對水周紫籜開綠篠白
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遶北樓送日隱曾閣引月
入輕幃爨熟寒蔬翦賓來春蟻浮來往旣云勅光景爲
誰留 **增** 梁劉孝綽旬假西亭寄呈熊郎中副使詩曰
休旬屏戎事涼雨北窗眠一夜江城夢萬里繞山川草
木散幽氣池塘鳴早蟬妍芳落春後旅思生秋前紅槿
粲庭艷綠蒲繁渚煙聞君東林卧郡閣曠周旋酬對龍
象侶灌注清冷泉如何無礙志猶苦病纏牽 **原** 隋江
總休沐山庭詩曰洗沐惟五日棲遲對一丘古槎橫近

澗巴石聳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晦
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增

唐王維休

假還舊業便使詩曰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
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輩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
畢顧與姻親齒論舊忽餘悲自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
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歸
騎非便止 白居易蘇州郡齋旬假命宴詩曰公門日
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
少勞逸常不均况爲劇郡長安得閒宴頻下車已三月
開筵始今辰初黔軍廚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

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醕水鱸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
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
在茵清奏凝未闋醜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羣僚且逡
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
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温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

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門
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峰毫端蕙露滋仙草琴上薰風
入禁松荀令鳳池春婉婉好將餘潤變魚龍 包何程
員外春日東郊詩曰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爲有
年幾度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委地縈珠

履泉長侵堦浸綠錢直到閉關朝謁去鶯聲不散柳含
煙 宋蘇軾示王定國詩曰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
沐休早衙遙知清虛堂裏雪正似蒼筤林中花出門自
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兢戰疲馬扣門剝
啄驚寒鴉 陳去非休日早起詩曰朧朧窗影來稍稍
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
所急蒲團著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
入飽愛今日閑明朝復羈縶 朱子熹示祝四弟詩曰
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
雨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金

元好問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詩曰升斗微官不療饑
中林春雨蕨牙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元虞集觸石墜馬卧病蒙恩予告詩曰趨召顛隴歎
目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班西域千金劑酒賜初筵九
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春溫摩挲素壁光
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張養浩休日郊外詩曰久厭

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鶴知松歲月鷗狎海風波野迥墻
孤立嶺高雲半過菟裘良未暇聊此慰蹉跎 明高啟
四月朔日休沐雨中詩曰送春風雨苦潺潺得告今朝
免綴班卧聽鳩啼花落盡此身如在故園間

原奏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曰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糾黜且稚珪俯自內轄作士下闡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聘違假曰謹案奉朝請臣王希聘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過及違弛之譽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增序明宋濂味梅齋藁序曰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於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